北史 十

列傳第十六　　北史二十八

陸俟

源賀 曾孫彪 玄孫師 師從叔雄

劉尼

薛提

陸俟代人也曾祖幹祖引世領部落父突道武初帥部人從征伐數有戰功位離石鎮將上黨太守關內侯俟少聰慧明元踐祚襲爵關內侯位給事中典選部蘭臺事當官無所撓太武征赫連昌詔俟督諸軍鎮以備蠕蠕與西平公安頡攻克武牢賜爵建鄴公拜冀州刺史時考州郡唯

侯與河内太守丘陳爲天下第一轉武牢鎮大將平涼休屠昌金崖羌狄子玉等叛復轉爲安定鎮大將追討崖等皆獲之遷懷荒鎮大將未朞諸高車莫弗訖懼侯嚴急請前鎮將郎孤太武許之徵侯至京朝見言不過周年孤身必敗高車必叛帝疑不實切責之以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孤以叛帝聞之大驚召侯問其故侯曰夫高車之俗上下無禮無禮之人難爲其上臣莅以威嚴節之憲網欲漸加訓導使知分限而惡直醜正寔繁有徒故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欣其名舉譽必加恩於百姓譏臣爲失專欲以寬恵臨之仁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陵傲不過朞年

無復上下既無上下然後收之以威則人懷怨憝怨憝既
多敗亂彰矣帝歎曰卿身乃短慮何長也即日復除散騎
常侍帝征蠕蠕破涼州常隨駕別督輜重又與高涼王那
復渡河南略地仍遷長安鎮大將與高涼王那擊蓋吳於
杏城獲吳二叔諸將欲送京師俟獨不許曰若不斬吳恐
長安之變未已一身藏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
衆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
諸將咸曰今獲其二叔唯吳一人何所復至俟曰諸君不
見毒蛇乎不斷其頭猶能為害況除腹心之疾而曰必遺
其類可乎遂捨吳二叔與之期及期吳叔不至諸將皆咎

侯侯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背也後數日果斬吳以至皆如其言侯之明略獨決皆此類也遷內都大官安定盧水劉超等叛太武以侯威恩被關中詔以本官加都督秦雍諸軍鎮長安帝曰超等恃險不順王命朕若以重兵與卿則超等必合為一若以輕兵與卿則不制矣今使卿以方略定之於是侯單馬之鎮既至申揚威信示以成敗超猶無降意侯乃率其帳下見超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內當以酒食相供乃將二百騎詣超超備甚嚴遂縱酒盡醉而還後偽獵詣超與士卒約曰今會發機當以醉為限侯乃詐醉上馬大呼斬超首士卒

應聲縱擊遂平之帝大悅徵拜外都大官文成踐祚以子麗有定策勲進爵東平王薨年六十七謚成王有子十二人長子敎多智有父風文成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少爲内都下大夫奉上接下行止取與每能逆曉人意與其從事者無不愛之興安初賜爵聊城侯出爲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爲政清平抑彊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略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又簡取諸縣彊門百餘人以爲假子誘接殷勤賜以衣服令各歸家爲耳目於是發姦擿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爲神明無敢劫盜者在州七

年家至貧約徵爲散騎常侍百姓乞留馥者千餘人獻文不許謂羣臣曰馥之善政雖古人何以加之賜絹五百匹奴婢十口馥之代還也吏人大斂布帛以遺之馥皆不受人亦不取於是以此物起佛寺焉因名長廣公寺後襲父攺封建安王時宋司州刺史常珍奇以懸瓠內附新人猶懷去就馥銜旨撫慰諸有陷軍爲奴婢者馥皆免之百姓欣悅人情乃定車駕討蠕蠕詔馥爲選部尚書錄留臺事及獻文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隴西王源賀並固諫馥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基四海瞻望不可横議干國之紀臣請刎頸殿庭有死無貳久之帝乃解詔曰馥直

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馛爲太保與太尉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紱傳位于孝文延興四年薨贈以本官謚曰貞王馛有六子琇凱知名琇字伯琳馛第五子也母赫連氏身長七尺九寸甚有婦德馛有以爵傳琇之意琇年九歲馛謂之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爲嫡長承襲家業今已年老屬汝幼沖詎堪爲陸氏宗首乎琇對曰苟非鬭力何患童幼馛奇之遂立琇爲世子馛薨襲爵琇沈毅少言雅好讀書以功臣子孫爲侍御長累遷祠部尚書司州大中正會從兄叡事免官景明初試守河內郡咸陽王禧謀反令子曇和等先據河內琇聞禧反斬曇和首時以琇不先

送曇和禧敗始斬責其通情徵詣廷尉少卿崔振窮罪狀案琇大逆陸宗大小咸見收捕會將赦先斃於獄琇弟凱仍上書訴寃宣武詔復琇爵子景祚襲凱字智君謹重好學位太子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凱在樞要十餘年以忠厚見稱後遇患頻上書乞骸骨除正平太守在郡七年號為良吏初孝文將議革變舊風大臣並有難色又每引劉芳郭祚等常與規謀共論政事而國戚謂遂疎己怏怏有不平之色帝乃令凱私喻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前事直當問其古式耳終無寵彼而踈國戚舊人意乃稍解及兄琇陷罪凱亦被收遇赦乃免凱痛兄之死哭無時節目幾失明

訴寃不已至正始初宣武復琇官爵凱大喜置酒集諸親曰吾所以數年之中抱病忍死者顧門計耳今願已遂以其年卒贈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惠長子暐字道暉與弟恭之竝有時譽洛陽令賈禎見其兄弟歎曰僕以老年更覩雙璧又嘗兄弟共候黄門郎孫惠蔚謂諸賔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吾德謝張公無以延譽暐位尚書右戶三公郎坐事免後除伏波將軍卒贈冠軍恒州刺史暐擬急就篇為悟蒙章及七誘十醉章表數十篇暐與恭之晚不和睦為時所鄙子元規位尚書郎元規子撥陰陽律曆多所通解位并州長流參軍恭之字季順有操尚位東荆

州刺史贈吏部尚書謚曰懿恭之所著文章詩賦凡千餘篇子暈字仁崇篤志文學齊律序則仁崇之詞位終通直散騎常侍弟寬字仁惠太子中舍人待詔文林館寬兄弟竝有才品議者稱為三武毅弟歸位東宮舍人駕部校尉子珍夏州刺史贈太僕卿謚曰靜珍子旭性雅澹好易緯候之學撰五星要決及兩儀真圖頗得其指要太和中徵拜中書博士稍遷散騎常侍知天下將亂遂隱於太行山屢徵不起卒後贈并汾恒肆四州刺史子騰

騰字顯聖少慷慨有大節從尒朱榮平葛榮以功賜爵清河縣伯稍遷通直散騎常侍及孝武西遷時使青州遂留

鄴爲陽城郡守大統九年大軍東討陽城被執周文帝釋而與語騰盛論東州人物又叙述時事辭理抑揚周文嘆曰卿眞不背本也即拜帳内大都督未幾除太子庶子遷武衛將軍騰既爲周文所知思欲立功不願内職及安康賊黃衆寶等作亂攻圍東梁州城中糧盡詔騰率軍大破之軍還拜龍州刺史使通江由路直出南秦周文謂曰此是卿取柱國之日即解所服金帶賜之州人李廣嗣李武等憑據巖險歷政不能制騰密令多造飛梯夜襲破之執廣嗣等於鼓下其黨有任公忻圍逼州城請免廣嗣及武即散兵請罪騰謂將士曰吾不殺廣嗣等可謂墮軍實而

長寇雖即斬廣嗣及武以首示之於是出兵奮擊盡獲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江州刺史進爵上庸縣公陵州木籠獠恃險每行抄刼詔騰討之獠因山爲城攻之未可拔騰遂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伎示無戰心諸賊果棄其兵仗或攜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遂縱兵討擊盡殺破之周明帝初陵眉等八州夷夏並反攻破郡縣騰率兵討平之及齊公憲作鎮於蜀以騰爲隆州刺史令憲入蜀兵馬鎮防皆委騰統攝趙公招代憲復請留之遷隆州揔管領刺史保定二年資州石槃人反殺郡守據險自守州軍不能制騰率軍討擊盡破斬之而蠻子反

所在蠭起山路險阻難得掩襲遂量山川形勢隨便開道蠻獠畏威承風請服所開之路多得古銘並是諸葛亮桓溫舊道是年鐵山獠抄斷內江路使驛不通騰乃進軍討之一日下其三城招納降附者三萬戶帝以騰母在齊未令東討適有其親屬自齊還朝者晉公護奏令告騰云齊已誅公母兄蓋欲發其怒也騰乃發哀泣血志在復讎四年齊公憲與晉公護東征請騰爲副趙公招時在蜀復欲留之晉公護與招書於是令騰馳傳還朝副憲東伐天和初信州蠻蜑據江硤反叛連結二千餘里又詔騰討之騰泝江南而下軍至湯口分道奮擊所向摧破乃築京觀以

旌武功涪陵郡守蘭休祖又阻兵爲亂方二千餘里復詔騰討之巴蜀悉定詔令樹碑紀功績焉騰自在龍州至是前後破平諸賊凡賞得奴婢八百口馬牛稱是四年遷江陵摠管陳遣其將章昭達圍江陵衞王直聞有陳寇遣大將軍趙誾李遷哲等率步騎赴之並受騰節度時遷哲等守外城陳將程文季雷道勤夜來掩襲遷哲等驚亂不能抗禦騰夜遣開門奮擊大破之陳人奔潰道勤中流矢而斃陳人決龍川寧朔堤引水灌江陵城騰親率將士戰於西堤破之陳人乃遁加位柱國進爵上庸郡公建德二年徵拜大司空尋出爲涇州摠管宣政元年冬薨於京師贈

太尉公謚曰定子玄嗣玄字士鑒入關時年七歲仕齊為
奉朝請成平縣令齊平武帝見玄特加勞勉即拜地官府
都上士大象末為隋文帝相府內兵參軍玄弟融字士傾
最知名少歷顯職大象末位至大將軍定陵縣公弟麗少
以忠謹入侍左右太武特親昵之舉動審慎初無愆失賜
爵章安子稍遷南部尚書太武崩南安王余立既而為常
侍宗愛等所殺百寮憂惶莫知所立麗首建大議與殿中
尚書長孫渴侯尚書源賀羽林中郎劉尼奉迎文成於苑
中而立之社稷獲安麗之謀也由是受心膂之任在朝者
無出其右與安初封平原王麗頻讓不聽乃啓以讓父文

成曰朕爲天下主豈不能得二王封卿父子也以其父侯爲東平王麗尋遷侍中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復其子孫賜妻妃號麗以優寵旣頻固辭不受帝益重之領太子太傅麗好學愛士常以講習爲業甚孝遭父憂毀瘠過禮和平六年文成崩先是麗療疾於代郡温泉聞凶欲赴左右止之曰宮車晏駕王德望素重姦臣若疾人譽慮有不測之禍麗曰安有聞君父之喪方慮禍難便馳赴初乙弗渾恃傲每爲不法麗數諍之由是見忌害之謚曰簡王陪葬金陵孝文追録先朝功臣以麗配饗廟庭麗二妻長曰杜氏次張氏長子定國杜氏所生次叡張氏所出定國在襁抱

文成幸其第詔養宮內至於游止常與獻文同處年六歲
爲中庶子及獻文踐祚拜散騎常侍賜封東郡王定國以
承父爵辭不許又以父爵讓弟虜懃乃聽之俄遷侍中儀曹
尚書轉殿中尚書前後大駕征巡擢爲行臺録都曹事超
遷司空定國恃恩不循法度延興五年坐事免官爵爲兵
太和初復除侍中鎮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復王爵八年
薨於州贈以本官諡曰莊王
子昕之字慶始風望端雅襲爵例降爲公尚獻文女常山
公主拜駙馬都尉歷通直郎景明中以從叔琇罪免官尋
以主壻除通直散騎常侍歷兗青二州刺史並有政績轉

安北將軍相州刺史卒贈鎮東將軍冀州刺史謚曰惠初定國娶河東柳氏生子安保後娶范陽盧度世女生昕之二室俱爲舊族而嫡妾不分定國亡後兩子爭襲父爵僕射李沖有寵於時與度世子伯源婚親相好沖遂左右助之昕之由是承爵尚主職位赫弈安保沈廢貧賤不免飢寒昕之容貌柔謹孝文以其主壻特垂昵眷宣武時年未四十頻撫三藩當世以此榮之昕之卒後毋盧悼念傷過而亡公主奉姑有孝稱神龜初與穆氏琅邪長公主並爲女侍中又性不妬忌以昕之無子爲納妾媵而皆育女公主有三女無男以昕之從兄希道第四子子彰爲後子彰

字明遠本名士沈年十六出後事公主盡禮丞相高陽王雍常言曰常山妹雖無男以子彰爲兒乃過自生矣正光中襲爵東郡公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子彰妻即咸陽王禧女禧誅養於彭城王第莊帝親之略同諸姊建義初尒朱榮欲循舊事庶姓封王由是封子彰濮陽郡王尋而詔罷仍復先爵天平中拜衛將軍潁州刺史以母憂去職元象中以本將軍除齊州刺史又加驃騎將軍行懷州事轉北豫州刺史仍除徐州刺史將軍並如故一年歷三州當世榮之還朝除衛大將軍右光祿大夫行瀛州事尋拜侍中復行滄州事進號驃騎大將軍行冀州事除侍讀兼七兵

尚書行青州事子彰初爲州以聚斂爲事晚節脩改自行
青冀滄瀛甚有時與加以虛已納物人士敬愛之除中書
監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文宣子彰崇好道術冒嬰重
病藥中須桑螵蛸子彰不忍害物遂不服焉其仁如此教
訓六子雅有法度子卬
卬字雲駒少機悟美風神好學不倦博覽羣書五經多通
大義善屬文甚爲河間邢邵所賞邵又與子彰交游嘗謂
子彰曰吾以卿老蚌遂出明珠意欲爲羣拜紀可乎由是
名譽日高雅爲搢紳所推許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歷文襄
大將軍主簿中書舍人兼中書侍郎以本職兼太子洗馬

自梁魏通和歲有交聘卬每兼官讌接在席賦詩卬必先成雖未能盡工以敏速見美除中書侍郎修國史以父憂去職居喪盡禮哀毀骨立詔以本官起文襄時鎮鄴嘉其至行親詣門以慰勉之卬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藍田高明婦人也甚有志操卬昆季六人並主所出故邢邵常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虛矣主教訓諸子皆以義方雖創巨痛深出於天性然動依禮度亦母氏之訓焉卬兄弟相率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朝廷所嗟尚發詔旌揚改其所居里為孝終里服竟當襲不忍嗣侯使迄未應受齊天保初常山王薦卬器幹文宣面授給事黃門侍郎遷吏部郎中上洛

王思宗為清都尹辟為邑中正食貝丘縣幹遭母喪哀慕毀悴殆不勝喪遂至沈篤頓伏牀枕又成風疾第五弟搏遇疾臨終謂其兄弟曰大兄尪病如此性至慈愛搏之死日必不得使大兄知之哭泣聲必不可聞徹致有感動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卬聞而悲痛一慟便絕年四十八卬自在朝行篤慎周密不說人短不伐己長言論清遠有人倫鑒裁朝野甚悲惜之贈衞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十四卷行於世齊之郊廟諸歌多卬所制子乂字旦龔爵始平侯又聰敏慱學有文才年十九舉司州秀才歷祕書郎南陽王文學通直散騎侍郎待詔文林館兼散

騎侍郎迎陳使還兼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常侍又於五
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人爲之語曰五經無對有陸乂
卬第二弟駿字雲驤自中書舍人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卒於東廣州刺史駿弟杳字雲邁亦歷中書舍人黃門常
侍假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平中爲寇所圍經百餘日就
加開府儀同三司城中多疫癘死者過半人無異心遇疾
卒及城陷陳將吳明徹以杳有善政吏人所懷啓陳主還
其屍家累貲物無所犯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子玄
卿位尚書膳部郎杳弟騫字雲儀亦歷中書舍人黃門常
侍武平末吏部郎中騫弟摶字雲征好學有行檢卒於著

作佐郎摶弟彥師字雲房少以行檢稱及長好學解屬文魏襄城王元旭引爲參軍事以父艱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兄卬廬於墓次鄉人重之皆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中書令河間邢邵表薦之未報彭城王浟爲司州牧召補主簿後歷中外府東閤祭酒兄卬當襲父始平侯以彥師兄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世稱友悌孝義摠萃一門爲中書舍人通直散騎侍郎每陳使至必高選主客彥師所接對者前後六輩歷中書黃門侍郎後以不阿官者遇譏出爲中山太守有惠政數年徵爲吏部郎中散騎常侍又拜銀青光祿大夫假儀同三司行鄭州

刺史尋除給事黃門侍郎武平末車駕如晉陽北平王鎮鄴彥師留臺機密以重慎見知周武帝平齊授彥師下大夫轉少納言賜爵臨水縣男及隋文為丞相彥師遇疾請假還鄴尉遲迥將為亂彥師知之遂將妻子潛歸長安文帝嘉之授內史下大夫拜上儀同及帝受禪拜尚書左丞進爵為子彥師素多病未幾以務劇病動乞解所職有詔聽以本官就第歲餘轉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彥師在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後復以病出為汾州刺史卒官

叡字思弼年十餘襲爵撫軍大將軍平原王沈雅好學折

節下十年未二十時人便以宰輔許之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鑒女時孝文尚未改北人姓鑒謂所親云平原王才度不惡但恨其姓名殊爲重複叡婚自東徐還經鄴見李彪甚敬悅之仍與趣京以爲館客後爲北征都督擊蠕蠕大破之遷侍中都曹尚書時蠕蠕又犯塞詔叡討之追至石磧禽其帥赤阿突等數百人還加散騎常侍遷尚書左僕射領北部尚書十六年降五等之爵以麗勳著前朝封叡鉅鹿郡公尋爲使持節鎮北大將軍尚書令衛將軍討蠕蠕大破之而還以母憂解孝文將有南伐之事以本官起授征南將軍叡固辭請終情禮敕有司敦喻不許復除

使持節都督恒州刺史行尚書令時車駕南征上表諫帝不從叡又表請車駕還代親臨太師馮熙葬坐削奪都督三州諸軍事尋進號征北大將軍以有順遷之表加邑四百戶時穆泰為定州刺史以疾病請恒州自効乃以叡為定州刺史未發遂與泰等同謀構逆賜死獄中聽免孥戮徙其妻子於遼西叡長子希道字洪度有風貌美鬚髯歷覽經史頗有文致初拜中散遷通直郎坐父事徙於遼西於後得還從征自効以軍功賜爵淮陽男拜諫議大夫累遷前將軍郢州刺史希道善於馭邊甚有威略轉平西將軍涇州刺史卒官贈撫軍將軍定州刺史希道有六子士

懋字元偉天平中以其曾祖麗有翼戴之勳詔特復鉅鹿郡公令士懋襲位營州刺史士懋弟士宗字仲彥尚書左外兵郎中士宗弟士述字幼文符璽郎中建義初遇於河陰遇害士述弟士沈出繼叔昕之士沈弟士廉字季脩建州平北府長史永安末尒朱世隆攻陷州城見害士廉弟士佩字季偉武定中安東將軍司州從事希道弟希悛尚書外兵郎中麗季弟騏驎侍御中散轉侍御史太和初新平太守子高貴孝昌中兗州鎮東府法曹參軍高貴子操字仲志高簡有風格早以學業知名雅好文操仕魏兼散騎常侍聘梁使還爲廷尉卿齊文襄爲世子甚好色崔季

舒為掌媒焉薛氏宣書妻元氏有色迎之入欲通之元氏正
辭且哭世子使季舒送付廷尉罪之操曰廷尉守天子法
須知罪狀世子怒召操命刀環築之更令科罪操終不撓
乃口責之後從御史中丞天保中卒於殿中尚書子孔璋
武平中卒於高陽太守高貴弟孟遠位奉朝請孟遠子槩
之位司農卿槩之子爽字開明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
二千餘言齊尚書僕射楊遵彥見而異之曰陸氏世有人
焉仕齊位中書侍郎齊滅周武帝聞其名與陽休之袁叔
德等俱徵入關諸人多將輜重爽獨載數千卷書至長安
授宣納上士隋文帝受禪頻遷太子洗馬與左庶子宇文

愷等撰東宮典記七十卷朝廷以其博學有口辯陳人至境常令迎勞卒官贈上儀同宣州刺史子法言敏學有家風釋褐承奉郎初爽之爲洗馬常奏文帝云皇太子諸子未有嘉名請依春秋之義更立名字上從之及太子廢上追怒爽曰我孫製名寧不自解陸爽乃爾多事扇惑於勇亦由此人其身雖故子孫並宜屏黜終身不齒法言竟坐除名

源賀西平樂都人私署河西王秃髮傉檀之子也傉檀爲乞伏熾盤所滅賀自樂都奔魏賀偉容貌善風儀太武素聞其名及見器其機辯賜爵西平侯謂曰卿與朕同源因

事分姓今可為源氏從擊叛胡白龍又討吐京胡皆先登
陷陣以功進號平西將軍太武征涼州以為鄉導問攻戰
之計賀曰姑臧外有四部鮮卑各為之援然皆臣祖父舊
人臣願軍前宣國威信必相率請降外援既服然後攻其
孤城拔之如反掌耳帝曰善乃遣賀招慰下三万餘落及
圍姑臧由是無外慮故得專力攻之涼州平以功進爵西
平公又從征蠕蠕擊五城吐京胡討蓋吳諸賊皆有功拜
散騎常侍從駕臨江為前鋒大將善撫士卒加有料敵制
勝之謀賀為人雄果每遇強寇輙自奮擊帝深誡之賀本
名破羌是役也帝謂曰人之立名宜保其實何可濫也賜

名賀焉拜殿中尚書南安王余爲宗愛所殺賀部勒禁兵靜遏外內與南部尚書陸麗決議定策翼戴文成令麗與劉尼馳詣苑中奉迎賀營中爲內應俄而麗抱文成單騎而至及即位加賀有力焉以定策勳進爵西平王及班賜百僚敕賀任意取之辭以江南未賓漠北不款府庫不宜致匱固使取之唯取戎馬一疋時斷獄多濫賀上書曰案律謀反之家其子孫雖養他族追還就戮所以絕罪人之類彰大逆之辜其爲劫賊應誅者兄弟子姪在遠道隔關津皆不坐竊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謀非絕類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詔若年十三已下家人首惡計所不及臣愚以

爲可原其命没入官帝納之出爲冀州刺史改封隴西王旣受除上書曰臣聞人之所寶莫寶於生命德之厚者莫厚於宥死然犯死之罪難以盡恕權其輕重有可矜恤今勍寇遊魂於北狡賊負嶮於南其在疆埸猶須戍防臣愚以爲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贓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生成之恩傜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茲帝嘉納之已後入死者皆恕死徙邊久之帝謂羣臣曰昔源賀勸朕宥諸死刑徙充北藩諸戍自尒至今一歲所活殊爲不少濟命之理旣多邊戍之兵有益苟人人如賀朕臨天

下復何憂哉羣臣咸曰非忠臣不能進此計非聖明不能納此言賀之臨州鞫獄以情徭役簡省請約寛裕甚得人心時武邑郡姦人石華告沙門道可與賀謀反有司以聞文成曰賀保無此乃精加訊檢華果引誣乃遣使慰勉之帝顧左右曰賀忠誠尚致誣謗其不若是者可無慎乎時考殿最賀政為上第賜衣馬器物班宣天下後徵拜太尉蠕蠕寇邊賀從駕討破之及獻文將傳位于京兆王子推時賀都督諸軍事屯漠南乃馳傳徵賀賀至正色固執不可即詔持節奉皇帝璽綬以授孝文是歲河西叛敕遣賀討之多所降破賀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耆舊說略採至要

為十二陳圖上之獻文覽而嘉焉又都督三道諸軍屯漠南時每歲秋冬遣軍三道並出以備北寇至春中乃班歸賀以勞役京都又非禦邊長計乃上言請募諸州鎮有武勇者三万人復其徭賦厚加振恤分為三部二鎮之間築城城置万人給強弩十二牀武衛三百乘弩一牀給牛六頭武衛一乘給牛二頭多造馬槍及諸器械使武略大將二人以鎮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植並戍並耕則兵未勞而有盈蓄矣又於白道南三處立倉運近州鎮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備不虞於事為便不可歲常舉衆事寢不報上書稱病乞骸骨至于再三乃許之朝有大議皆就詢

訪又給衣藥珍羞太和元年二月療疾於温湯孝文文明太后遣使屢問消息太醫視疾患篤還于京師乃遺令諸子曰吾須以老患辭事不悟天慈降恩爵逮於汝汝其毋傲慢毋荒怠毋奢越毋嫉妬疑思問言思審行思恭服思度遏惡揚善親賢遠佞目觀必真耳屬必正忠勤以事君清約以臨己吾終之後所葬時服單櫝足申孝心芻靈明器一無用也三年薨贈侍中太尉隴西王印綬謚曰宣王賜轀輬車及命服温明秘器陪葬金陵長子延性謹厚少好學位侍御中散賜爵廣武子卒贈涼州刺史廣武侯謚曰簡子鱗襲延弟忠禮後賜名懷謙恭寬雅有大度文成

末爲侍御中散父賀辭老詔受父爵後持節督諸屯於漠
南蠕蠕甚憚之還除殿中尚書出爲長安鎮將雍州刺史
清儉有惠政善撫恤劫盜息止復拜殿中尚書加侍中參
都曹事又督諸軍征蠕蠕六道大將咸受節度還尚書令
參議律令後例降爲公除司州刺史又從駕南征加衛大
將軍領中軍事以母憂去職賜帛三百匹穀一千石車駕
幸代詔使者弔慰景明二年除尚書左僕射加位特進時
詔以姦吏犯罪每多逃遁肆眚乃出並皆釋然自今犯罪
不問輕重藏竄者悉皆遠流若永避不出兄弟代徙懷乃
奏曰謹案條制逃吏不在赦限竊惟聖朝之恩事異前宥

諸流徙在路尚蒙旋返況有未發而仍遣邊戍案守宰犯罪逃走者衆祿潤既優尚有茲失及蒙恩宥卒然得還今獨苦此等恐非均一之法書奏門下以成式既班駁奏不許懷重奏曰臣以爲法貴經通政尚簡要刑憲之設所以網羅罪人苟理之所備不在繁典伏尋條例制勳品以下罪發逃亡遇恩不宥雖欲抑絕姦途匪爲通式謹按事條侵官敗法專據流外豈九品已上人皆貞白也其諸州守宰職任清流至有貪濁事發逃竄而遇恩免罪勳品已下獨求斯例如此則寛縱上流法切於下育物有差惠罰不等又謀逆滔天經恩尚免吏犯微罪獨不蒙赦使大宥之

經不通開生之路致雍進違古典退乖今律臣少踐天官老荷樞要每見訴訟出入嗟苦輒率愚見以爲宜停書奏宣武納之其年除車騎大將軍涼州大中正懷又表曰昔世祖升遐南安在位出拜東廟爲賊臣宗愛所賊時高宗避難龍潛苑中宗愛異圖神位未立先臣賀與長孫渴侯陸麗等奉迎高宗纂徽寶命麗以扶負聖躬親所見識蒙授撫軍司徒公平原王興安二年追論定策之勳進先臣爵西平王皇興季年顯祖將傳大位於京兆王先臣時都督諸將屯於武川被徵詣京特見顧問先臣固執不可顯祖久乃許之遂命先臣持節授皇帝璽綬於高祖至太和

十六年麗息叡狀秘書稱其亡父與先臣援立高宗朝廷
追録封叡鉅鹿郡開國公臣時丁艱草土不容及例至二
十年除臣雍州刺史臨發奉辭面奏先帝申先臣舊勳時
蒙敕旨但赴所臨尋當別判至二十一年車駕幸雍臣復
陳聞時蒙敕旨征還當授自宮車晏駕遂尓不申竊惟先
臣遠則援立高宗寳曆不墜近則陳力顯祖神器有歸如
斯之勳超世之事也麗以父功而獲山河之賞臣有家勳
不霑茅土之錫得否相懸請垂裁處詔曰宿老元臣云如
所訴訪之史官頗亦言此可依授北馮翊郡開國公食邑
九百户又詔爲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六鎮恒燕

朔三州賑給貧乏兼採風謡考論殿最事之得失先決
後聞自京師遷洛邊朔遥遠加以連年旱儉百姓困弊懷
銜命撫導存恤有方便宜運轉有無通濟時后父于勁勢
傾朝野勁兄子祚與懷宿昔通婚時爲沃野鎮將頗有受
納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相聞即劾祚免官懷朔鎮
將元尼須與懷少舊亦貪穢狼籍置酒請懷曰命之長短
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寛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
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人檢鎮將
罪狀之處尼須揮淚而已無以對之既而懷表劾尼須其
奉公不撓皆此類也時百姓爲豪強陵壓積年枉滯一朝

見申者日有百數所上事宜便於北邊者凡三十餘條皆
見嘉納正始元年九月有告蠕蠕率十二萬騎六道並進
欲直趣沃野懷朔南寇恒代詔懷以本官加使持節侍中
出據北蕃指授規略隨須徵發諸所處分皆以便宜從事
又詔懷子直寢徽隨懷北行詔賜馬一匹細鎧一具御矟
一枚懷拜受旣訖乃於其庭蹐鞍執矟躍馬大呼顧謂賓
客曰氣力雖衰尚得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
欺今奉廟勝之規摠驍捍之衆足以禽其酋帥獻俘闕下
耳時年六十一懷至雲中蠕蠕亡遁旋至恒代乃案視諸
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皆量其高下揣其

厚薄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表五十八條宣武竝從之卒贈司徒公謚曰惠懷性寬簡不好煩碎恒語人曰爲政貴當舉綱何必須大子細也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足矣斧斤不平非屋病也性不飲酒而喜以飲人好接賓客雅善音律雖在白首至宴居之暇常自操絲竹子子邕字靈和少好文雅篤志於學推誠待士士多歸之累遷夏州刺史時沃野鎭人破六韓拔陵首爲反亂統萬逆徒寇害應接子邕嬰城自守城中糧盡煑馬皮而食之子邕善綏撫無有離貳以飢饉轉切欲自出求糧留子延伯據守寮屬僉云未若棄城俱去更展規略子邕泣

請於衆曰吾世荷國恩此是吾死地更欲何求遂自率羸弱向東夏運糧延伯與將士送出城哭而拜辭三軍莫不嗚咽子邕爲朔方胡帥曹阿各拔所邀力屈被執乃密遣人齎書間行與城中云大軍在近汝其奉忠勿移其操子邕雖被囚東雅爲胡人所敬常以百姓禮事之子邕爲陳安危禍福之端勸阿各拔令降將從之未果而死拔弟桑生代總部衆竟隨子邕降時北海王顥爲大行臺子邕具陳諸賊可滅狀顥給子邕兵令其先出時東夏合境反叛所在屯結子邕轉戰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乃平東夏徵稅租粟運糧統萬於是二夏漸寧及蕭寶寅等爲賊所

敗關右騷擾時子邕新平黑城遂率士馬并夏州募義人鼓行南出賊帥康維摩守鋸谷斷絕騪棠橋子邕與戰大破之禽維摩又攻破賊帥契官斤於楊氏堡出自西夏至於東夏轉戰千里至是朝廷始得委問除兼行臺尚書復破賊帥紇單步胡提於曲沃明帝璽書勞勉之子邕在白水郡破賊率宿勤明達子阿非軍多所斬獲除給事黃門侍郎封樂平縣公以葛榮久逼信都詔子邕為北討都督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鄴反敕子邕與都督李神軌先討平之改封陽平縣公遂與裴衍發鄴討葛榮而信都城陷除子邕冀州刺史與裴衍俱進子邕戰敗而殁贈司空

諡曰莊穆子邕弟子恭字靈順聰敏好學稍遷尚書北主客郎攝南主客事時梁亡人許周自云梁給事黃門侍郎朝士咸共信待子恭奏以為真偽難辯請下徐揚二州密訪周果以罪歸闕詐假職位如子恭所疑河州羌却鐵怱反詔子恭為行臺討之子恭示以威恩兩旬間悉降朝廷嘉之正光元年為行臺左丞巡北邊轉為起部郎中明堂辟雍並未建就子恭上書求加經綜書奏從之稍遷豫州刺史頻以軍功加鎮南將軍兼尚書行臺元顥之入洛也加子恭車騎將軍子恭不敢拒之而頻遣間使參莊帝動靜未幾顥敗車駕還洛録前後征討功封臨潁縣侯侍中

尒朱榮之死也世隆度律斷據河橋詔子恭爲都督以討之尋而太府卿李苗夜燒河橋世隆退走以子恭兼尚書僕射爲大行臺大都督節閔帝初以預定策勳封臨汝縣子永熙中入爲吏部尚書以子恭前在豫州戰功追賞襄城縣男又論子恭餘効封新城縣子子恭尋表請轉授第五子文盛許之天平初除中書監三年拜魏尹又爲齊神武王軍司卒贈司空公謚曰文獻子彪

彪字文宗學涉機警少有名譽魏永安中以功賜爵臨潁縣伯天平四年爲涼州大中正及齊文襄攝選沙汰臺郎以文宗爲尚書祠部郎中皇建二年累遷涇州刺史文宗

以恩信待物甚得邊境之和為隣人所欽服前政被抄掠者多被放遣累遷秦州刺史乘傳之府特給後部鼓吹時李貞聘陳陳主云齊朝還遣源涇州來在瓜步真可謂通和矣武平三年授祕書監陳將吳明徹寇淮南歷陽瓜步相尋失守趙彥深於起居省密訪文宗討捍之計文宗曰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以為宜以淮南委之王琳琳於曇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彥深曰弟此良圖但以口舌爭來十日已是不見從時事如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及齊平與陽休之等十八人入京授儀同大將軍司成下大夫隋開皇中拜莒州刺史遇病去官卒文宗以貴族

子弟升朝列才識敏贍以幹局見知然好遊貴要之門時
論以為善附會
師字踐言少知名明辯有識悟尤以吏事自許仕齊為尚
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
那肱為錄尚書事謂為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云作
何顏色師整容云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
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忽然作色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
祭事不行師出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也其
能久乎齊亡無日矣尋周武帝平齊授司賦上士隋文帝
受禪累遷尚書左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

以師為益州摠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師數勸之不可違命秀乃作色曰此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苦諫秀乃從徵秀發後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三司煬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敕宮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師據法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師居職強明有口辯而無廉平之稱卒於刑部侍郎子恭第篡字靈秀位太府少卿遇害河陰贈定州刺史子雄

雄字世略少寬厚美姿容初仕魏歷位祕書郎在周以伐齊功封朔方公歷冀平二州刺史檢校徐州總管及尉遲迥作亂時雄家累在相州迥潛以書誘之雄卒不顧隋文帝遺書慰勉之迥遣其將畢義緒據蘭陵席毗陷昌慮下邑雄遣衆悉平之陳人見中原多故遣其將陳紀蕭摩訶任蠻奴周羅睺樊毅等侵江北自江陵東距壽陽人多應之攻陷城鎮雄與吳州總管于顗等擊走之悉復故地進位上大將軍拜徐州總管遷朔州總管平陳之役從秦王俊出信州道陳平以功進位上柱國賜子崇爵端氏縣伯褒爲安化縣伯復鎮朔方後歲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卒

於家子嵩嗣大業中爲尚書虞部郎討北海賊力戰死之
贈正議大夫
劉尼代人也曾祖敦有功於道武爲方面大人父婁爲冠
軍將軍尼勇果善射太武見而善之拜羽林中郎賜爵昌
國子宗愛既殺南安王余於東廟祕之唯尼知狀尼勸愛
立文成愛自以負罪於景穆聞而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
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立誰愛曰待還宮擢諸王
子賢者而立之尼懼其有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時
與尼俱典兵宿衛仍共南部尚書陸麗謀密奉皇孫於是
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尼與麗迎文成於苑中麗

抱文成於馬上入於京城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殺南
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可還宮
衆咸唱萬歲賀及渴侯登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奉文
成於宮門外入登永安殿以尼爲內行長封東安公尋遷
尚書右僕射爲定州刺史在州清慎然率多酒醉文成末
爲司徒獻文即位以尼有大功於先朝特加尊重賜別戶
四十皇興四年車駕北征帝親誓衆而尼昏醉兵陳不整
帝以其功重特恕之免官而已延興四年薨子社生襲
薛提太原人皇始中補太學生拜侍御史累遷晉王丕衛
兵將軍冀州刺史封太原公有政績徵拜侍中攝都曹事

太武崩祕不發喪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延等議以皇孫幼沖宜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曰皇孫有世嫡之重人望所係春秋雖少令問聞於天下廢所宜立而更別求必有不可延等未決中常侍宗愛知其謀矯皇后令徵提等入殺之文成即位以提有謀立之誠詔提弟浮子襲先爵太原公有司奏降為侯

論曰陸俟以智識見稱馛乃不替風範雅杖名節自立功名其傳芳銘典豈徒然也麗忠國奉主鬱為梁棟資忠履義赴難如歸世載克昌名不虛得叡琇以沈雅顯達何末亦披猖子彰令終之美家聲孔振卬及彥師俱以孝為本

出處之譽並可作範人倫奕學業有聞亦人譽也源賀堂堂非徒武節觀其翼翼佐文成廷抑禪讓殆乎社稷之臣懷幹略兼舉出內馳譽繼迹賢孝不隋先業子邕功立夏方身亡鼻野彪著名齊朝師雄官成隋代美矣劉尼忠國豈徒驍猛之用薛提正議忠謀見害姦閹痛乎

列傳第十六　　北史二十八

方洽周益　周　之冕　孫　粹然　校正

列傳第十七　北史二十九

蕭圓肅

蕭大圜

司馬休之字季豫河内温人晉宣帝季弟譙王進之後也晉度江之後進子孫襲封譙王至休之父恬爲鎮北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天興五年休之爲荆州刺史被桓玄逼逐遂奔慕容德及玄誅還建業復爲荆州刺史休之頗得江漢人心其子文思繼其兄尚之爲譙王謀圖劉裕裕執送休之令爲其所休之表廢文思并與裕書陳謝神瑞中裕收休之子文寶兄子文祖並殺之乃討休之休之與魯宗之及宗之子軌起兵討裕兵敗遂與子文思及宗之奔姚

興裕滅姚泓休之與文思及晉河間王子道賜等數百人皆將妻子降長孫嵩卒贈征西大將軍右光祿大夫始平公謚曰聲文思與淮南公國璠池陽子道賜不平而僞親之國璠性疎直因醉欲外叛文思告之皆坐誅以文思爲廷尉賜爵鬱林公文思善於其職聽斷百姓不得匿其情進爵譙王位懷荒鎮將薨

司馬楚之字德秀晉宣弟太常馗之八世孫也父榮期晉益州刺史爲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楚之時年十七送父喪還丹楊會劉裕誅夷司馬氏叔父宣期兄貞之竝遇害楚之乃逃匿諸沙門中濟江至汝穎間楚之少有英氣能折

節待士及宋受禪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宋武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圖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來欲因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齎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心皆此類也明元末山陽公奚斤略地河南楚之遣使請降授荊州刺史奚斤既平河南以楚之所率人戶分置汝南汝陽南頓新蔡四郡以益豫州太武初楚之遣妻子內居於鄴尋徵入朝授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以拒宋師賜前後部鼓吹破宋將到彥之別軍於長社又與冠軍安頡攻拔滑臺禽宋將朱修之李元德及東

郡太守申謨俘萬餘人上疏求更進討太武以兵久勞不從以散騎常侍徵還宋將裴方明胡崇之寇仇池楚之與淮南公皮豹子等督關中諸軍擊走方明禽崇之仇池平而還車駕征蠕蠕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楚之以絕糧運蠕蠕乃遣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為驗耳賊將至矣乃伐柳為城灌水令凍城立而賊至不可攻逼乃走散太武聞而嘉之尋拜假節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在邊二十餘年以清儉著聞及薨贈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

尉揚州刺史謚貞王陪葬金陵長子寶胤與楚之同入魏拜中書博士鴈門太守卒楚之後尚諸王女河内公主生子金龍字榮則少有父風後襲爵拜侍中鎮西大将軍開府雲中鎮大将朔州刺史吏部尚書薨贈司空公謚康王金龍初納太尉隴西王源賀女生子延宗次纂次悦後娶沮渠氏生子徽亮即河西王沮渠牧犍女太武妹武威公主所生也有寵於文明太后故以徽亮襲例降為公坐連穆泰罪失爵卒悦字慶宗歴位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死於道路郡縣人疑張堤為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誣言殺至州悦覩色疑其不實

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得何物靈之曰唯得一刀削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爲也乃召州内刀匠示之有郭門前曰此刀削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鄭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祖款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衣皂襦及祖伏法悅察獄多此類也俄與鎮南將軍元英攻克義陽詔改梁司州爲郢州以悅爲刺史改爲豫州刺史論前勳封漁陽子永平元年城人白早生謀爲叛遂斬悅首送梁詔楊州移購悅首贈青州刺史謚曰莊子子朏襲朏尚宣武妹華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員外散騎常侍卒贈滄州刺史子鴻字慶雲性麄武襲爵

位都水使者坐通西魏賜死子孝政襲齊受禪例降爵弟

喬

喬字遵儁少孤有志操起家司徒府參軍事後為員外散騎常侍大統三年大軍復弘農乃於温城送款歸西魏六年授北徐州刺史八年入朝周文帝嘉之特蒙賞勞頃之河內有四千餘家歸附並喬之鄉舊乃命領河內郡守令安集流人十五年周文令山東立義諸將等能率衆入關者並加重賞喬領戶千室先至周文欲以封喬喬辭曰立義之士遠歸皇化者皆是其誠心內發豈喬能率之乎今以封喬便是賣義士以求榮周文善而從之授帥都督拜

其妻元爲襄城郡公主孝閔帝踐祚除巴州刺史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琅邪縣伯四年爲御正中大夫進爵爲公大軍東討齊與少師楊摽守軹關即授懷州刺史天和初隨上庸公陸騰討信州反蠻冉令賢等齊自開州道入先遣使宣示禍福群蠻率服歷信潼二州刺史六年徵拜大將軍除西寧州刺史未及部卒於京師齊性清約不事生產所得俸祿並散之親戚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宅宇卑陋喪庭無所詔爲起祠堂焉贈本官加泗州刺史謚曰定子侃嗣侃字道遷少果勇未弱冠便從戎旅位樂安郡守以軍功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遷兗州刺史未之部卒贈本官加豫州刺史謚曰惠子運嗣金龍弟躍字寶龍尚趙郡公主拜駙馬都尉代兄爲雲中鎮將拜朔州刺史假安北將軍河内公表求罷河西苑封丐人墾殖有司執奏此苑麋鹿所聚太官取給若丐人懼有所闕躍固請孝文從之還爲祠部尚書大鴻臚卿頻川王師卒楚之父子相繼鎮雲中朔土服其威德司馬氏植玄劉裕之際歸北者又有司馬景之叔璠天助位並崇顯

景之字洪略晉汝南王亮之後明元時歸闕賜爵蒼梧公加征南大將軍清直有節操卒贈汝南王子師子龔爵景

之兄準字巨之以太常末歸魏封新安公除廣寧太守改
密陵侯卒子安國襲爵
叔璠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父曇之晉河間王桓玄劉裕之
際叔璠與兄國璠奔慕容超後投姚泓泓滅奔屈丐統万
平兄弟俱入魏國璠賜爵淮南公叔璠賜爵丹楊侯
天助自云晉驃騎將軍元顯之子歸闕封東海公歷青兗
二州刺史
劉昶字休道宋文帝子也在宋封義陽王位徐州刺史及
廢主子業立疑昶有異志昶和平六年遂委母妻攜妾吳
氏間行降魏朝廷嘉重之尚武邑公主拜侍中征南將軍

駙馬都尉封丹楊王歲餘主薨更尚建興長公主皇興中宋明帝使至獻文詔昶與書為兄弟式宋明帝不荅責昶以母為其國妾宜如春秋荀罃對楚稱外臣之禮尋勑昶更為書辭曰臣若改書事為二敬猶脩往文彼所不納請停今荅朝廷從之拜外都坐大官公主復薨更尚平陽長公主昶好犬馬愛武事入魏歷紀猶布衣皁冠同凶素之服然呵罵僮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或戾手齧臂至於痛傷笑呼之聲聞于御聽孝文每優假之不以怪問至於陳奏本國事故語及征役則斂容涕泗悲動左右而天性褊躁喜怒不恒每至威忿楚扑特苦引待南

士禮多不足緣此人懷畏避太和初轉內都坐大官及齊
初詔昶與諸將南伐路經徐州哭拜其母舊堂哀感從者
乃徧循故居處處隕涕左右亦莫不酸鼻及至軍所將臨
陣四面拜諸將士自陳家國滅亡蒙朝廷慈覆辭理切至
聲氣激揚涕泗橫流三軍咸為感歎後昶恐水雨方降表
請還師從之又加儀同三司領儀曹尚書於時改革朝儀
詔昶與蔣少游專主其事昶條上舊式略不遺忘孝文臨
宣文堂引武興王楊集始入宴詔昶曰集始邊方之酋不
足以當諸侯之禮但王者不遺小國之臣故勞公卿於此
又為中書監開建五等封昶齊郡公加宋王之號十七年

孝文臨經武殿大議南伐語及劉蕭篡奪之事昶每悲泣
不已帝亦爲之流涕禮之彌崇十八年除使持節都督吳
越楚彭城諸軍事大將軍開府鎭徐州昶頻表辭大將軍
詔不許及發帝親餞之命百僚賦詩贈昶又以其文集一
部賜昶帝因以所製文筆示之曰時契勝殘事鍾文業雖
則不學欲罷不能脫思一見故以相示雖無足味聊復爲
一笑耳其重昶如是自昶背彭城至是久矣昔齊宇山池
竝尚存立昶更脩繕還處其中不能綏邊懷物撫接義故
而閨門喧猥内外姦雜舊吏莫不慨歎預營墓於彭城西
南與三公主同塋而異穴發石累之墳崩壓殺十餘人後

復移改公私費害十九年昶朝京師孝文臨光極堂大選
曰國家昔在恒代隨時制宜非通世之長法或言唯能是
寄不必拘門朕以為不然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
小人名品無別此殊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
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為
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為一人混我典制故令班鏡
九流使千載之後我得髣像唐虞卿等依倚元凱及論大
將軍帝曰劉昶即其人也後給班劒二十人薨於彭城孝
文為之舉哀給溫明祕器贈假黃鉞太傅領揚州刺史加
以殊禮備九錫給前後部羽葆鼓吹依晉琅邪王伷故事

謚曰明昶嫡子承緒主所生也少而尫疾尚孝文妹彭城
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先昶卒承緒子暉字重昌爲世子襲
封尚宣武第二姊蘭陵長公主主嚴妬暉嘗私幸主侍婢
有身主笞殺之剖其孕子節解以草裝實婢腹裸以示暉
暉遂忿憾疎薄公主公主姊因入聽講言其故於靈太后
太后敕清河王懌窮其事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奏其
不和狀請離婚削除封位太后從之公主在宮內周歲雍
等屢請聽復舊義太后流涕送公主誡令謹敕正光初暉
又私淫張陳二氏女公主更不檢忌主姑陳留公主共將
扇獎與暉復致忿諍暉推主墜牀手脚毆蹈主遂傷胎暉

懼罪逃逸靈太后召清河王懌決其事二家女髮笞付宮兄弟皆坐鞭刑徙配敦煌爲兵主因傷致薨太后親臨慟哭舉哀太極東堂出葬城西太后親送數里盡哀而還後執暉於河内温縣幽于司州將加死刑會赦免後復其官爵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卒家遂衰頓

蕭寶夤字智亮齊明帝第六子廢主寶卷之母弟也在齊封建安王及和帝立改封鄱陽王梁武克建業以兵守之將加害焉其家閹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黃神密計穿墻夜出寶夤具小船於江岸脱本衣服着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畔躡屩徒步脚無全皮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夤

假爲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遂委命投華文榮文榮與其從天龍惠連等三人棄家將寶夤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壽春東城戍戍主杜元倫推檢知實蕭氏子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爲掠賣生口也澄待以客禮乃請喪君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之制給其齊衰寶夤從命澄率官僚赴弔寶夤居處有禮不飲酒食肉輟笑簡言一同極哀之節壽春多其故義皆受慰唁唯不見夏侯一族以其同梁故也改日造澄澄深器重之及至京師宣武禮之甚重

伏許闕下請兵南伐雖遇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晷季年梁江
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胄等自壽春歸降請軍立効
帝謂伯之所陳時不可失以寶夤懇誠除使持節都督東
揚州刺史鎮東將軍丹楊郡公齊王配兵一万令據東城
待秋冬大舉寶夤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備禮策授賜
車馬什物事從豐厚猶不及劉昶之優隆也又任其募天
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三人等為積弩將軍文榮等三
人為強弩將軍並為軍主寶夤雖少羈寓而志性雅重過
朞猶絕酒肉慘悴形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及被命當南
伐貴要多相憑託門庭賓客若市而書記相尋寶夤接對

報復不失其理正始元年寶夤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停壽春之栖賢寺逢梁將姜慶真內侵圍逼壽春寶夤率衆力戰破走之寶夤勇冠諸軍聞見者莫不壯之還改封梁郡公及中山王英南伐寶夤又表求征與英頻破梁軍乘勝攻鍾離淮水汎溢寶夤與英狼狽引退士卒死沒者十四五有司奏處以極法詔恕死免官削爵還第尋尚南陽長公主公主有婦德寶夤盡雍和之禮雖好合而敬事不替寶夤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賓自非太妃疾篤未曾歸休寶夤器性溫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清河王懌親而重之永平四年盧昶克梁朐山戍以琅

邪戍主傅文驥守之梁師攻文驥昶督衆軍救之詔寳夤爲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別將長驅往赴授昶節度寳夤受詔泣涕横流哽咽良久後昶軍敗唯寳夤全師而還延昌初除瀛州刺史復其齊王還冀州刺史及大乗賊起寳夤遣軍討之頻爲賊破臺軍至乃滅之靈太后臨朝還京師梁將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除寳夤使持節都督東討軍事鎮東將軍以討之復封梁郡公熙平初梁堰既成淮水將爲揚徐之患寳夤乃於堰上流更鑿新渠水乃小減乃遣壯士千餘人夜度淮燒其竹木營聚破其三壘火數日不滅又分遣將破梁將垣孟孫張僧副等於淮北仍

度淮南焚梁徐州刺史張豹子等十一營及還京師爲殿中尚書寶夤之在淮堰梁武寓書招誘之寶夤表送其書陳其忿毒之意志存雪復屢請居邊神龜中爲都督徐州刺史車騎大將軍乃起學館於清東朔望引見土姓子弟接以恩顏與論經義勤於聽理吏人愛之正光二年徵爲尚書左僕射善於吏職甚有聲名四年上表曰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爲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嶽授曰爾諧讓稱俞往將何以克厭大名允茲令問自比以來官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襃舉求者不能量其

多少與者不能覈其是非遂使冠屨相貿名實皆爽謂之
考功事同汎陟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十
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絶雖
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遥散落都盡累年之後方求
追訪無不苟相悦附共爲脣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
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
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爲甚又勤恤人
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
爲約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叙是則歲周十二始得
一階於東南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

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内外之相縣今厚薄之若此孟子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汚隆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科恒自持也乃至周之藹藹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況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縣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羸益坐獲

數階之官籍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僞辯鋒出役萬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抑之則其流已往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案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事致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政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准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辯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宕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此紕繆即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下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

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黄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其外內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爲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廢興遐迩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恒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傍通則蔓草難除消流遂積穢我彝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化詔付外博議以爲永式竟無所改時梁武弟子西豐侯正德來降寳夤表曰正德既不親親安能親人脱包此凶醜寘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且舋勢結禍深痛纏骨髓日暮途遥報復無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庸

近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正德既至京師朝廷待之尤薄歲餘還叛初秦州城人薛伯珍劉慶杜遷等反執刺史李彥推莫折大提爲首自稱秦王大提尋死其第四子念生竊號天子年曰天建置官僚以息阿胡爲太子其兄阿倪爲西河王弟天生爲高陽王伯珍爲東郡王安保爲平陽王天生率衆出隴東遂寇雍州屯於黑水朝廷甚憂之除寶夤開府西道行臺爲大都督西征明帝幸明堂以餞之寶夤與大都督崔延伯擊天生大破之追奔至小隴進討高平賊帥万俟醜奴於安定更有負捷時有天水人吕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逆後與兄衆保於顯親聚衆

討念生戰敗奔於胡琛琛以伯度爲大都督秦王資其士馬還征秦州大破念生將杜粲於城紀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賢於永洛城遂至顯親念生率衆身自拒戰又大敗伯度乃背胡琛遣其兄子忻和率騎東引大軍念生事迫乃詐降於寶夤朝廷嘉伯度立義之功授涇州刺史平秦郡公而大都督元脩義高聿停軍隴口久不西進念生復反伯度爲醜奴所殺故賊勢更甚寶夤不能制孝昌二年除寶夤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假大將軍尚書令給前後部鼓吹寶夤初自黑水終至平涼與賊相對年年攻擊賊亦憚之關中 保全寶夤之力三年正月除司空公出

師既久兵將疲獘是月大敗還逐雍州有司劾寶寅死罪詔
恕爲編戶四月除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西討大都督
自關以西皆受節度九月念生爲其常山王杜粲所殺合
門皆盡粲降寶寅十月除尚書令復其舊封時山東關西
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寶寅自以出師累年糜費
尤廣一旦覆敗慮見猜責內不自安朝廷頗亦疑阻及遣
御史中尉酈道元爲關中大使寶寅謂密欲取己將有異
圖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
實允人望且謠言鸞生十子九子𣪠一子不𣪠關中亂武
王有亂臣十人亂者理也大王當理關中何所疑慮道元

行達陰盤驛寶貴密遣其將郭子恢等攻殺之而詐收道元乃表言白賊所害遂反僭舉大號大赦其部內稱隆緒元年立百官詔尚書僕射行臺長孫承業討之時北地毛鴻賓與其兄遐糾率鄉義將討寶貴寶貴遣其將侯終德往攻遐終德還圖寶貴軍至白門寶貴始覺與終德戰敗攜公主及其少子與部下百餘騎從後門出遂奔万俟醜奴醜奴以寶貴爲太傅介朱天光遣賀拔岳等破醜奴於安定追擒醜奴及寶貴並送京師詔置閶闔門外都街中京師士女聚觀凡經三日吏部尚書李神儁黃門侍郎高道穆並與寶貴素舊二人相與左右言於莊帝云其逆迹

事在前朝莫將救免會應詔王道習時自外至莊帝問道
習在外所聞道習曰唯聞陛下欲不殺蕭寶夤人云李尚
書高黃門與寶夤周款並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道習因
曰若謂寶夤逆在前朝便將恕之敗在長安爲醜奴太傅
豈非陛下御曆之日賊臣不翦法欲安施帝然其言乃於
太僕駝牛署賜死將刑神儁攜酒就之叙故舊因對之下
泣寶夤夷然自持了不憂懼唯稱推天委命恨不終臣節
公主攜男女就寶夤訣別慟哭極哀寶夤亦色貌不改寶
夤三子皆公主所生並凡劣長子烈復尚明帝妹建德公
主拜駙馬都尉坐寶夤反伏法次子權與小子凱射戲凱

失激中之死凱妻長孫承業女也輕薄無禮公主數加罪責凱竊銜恨妻復䛕說之天平中凱遣奴害公主乃轘凱於東市妻梟首家遂滅寶夤兄子贊

贊字德文本名綜初梁武滅齊齊廢主東昏侯寶卷宮人吳氏始孕匿不言及生贊梁武以為己子封豫章王及長學涉有才思其母告之以實贊晝則談謔夜則銜悲涕泣有濟陰苗文寵安定梁話贊曲加禮接割血自誓布以心腹寵話感其情義深相然諾會元法僧以彭城叛入梁梁武命贊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彭城時明帝遣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討之贊與寵話夜奔延明孝昌元年秋留于洛

陽陛見後就館舉哀追服三載寶夤時在關西遣使觀察
閎其形貌斂眉悲感朝廷賞賜豐渥禮遇隆厚授司空封
高平郡公丹楊王及寶夤反贊怖欲奔白鹿山至河橋爲
北中所執朝議明其不相干預仍蒙慰免建義初轉司徒
遷太尉尚帝姊壽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出爲都督齊州
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寶夤見禽贊拜表請寶
夤命尒朱兆入洛爲城人趙洛周所逐公主被録送京尒
朱世隆欲相陵逼公主守操被害贊既棄州爲沙門潛詣
長白山未幾至陽平病卒贊機辯文義頗有可觀而輕薄
俶儻猶有父風普泰初迎其喪以王禮與公主合葬嵩山

元象初吴人盗其喪還江東梁武猶以為子祔葬蕭氏墓
焉贊江南有子在魏無後
蕭正表字公儀梁武帝弟臨川王宏之子也在梁封山陰
縣侯位北徐州刺史鎮鍾離正表長七尺九寸雖質貌豐
美而性理短暗初梁武未有子以正表兄西豐侯正德為
子及自有子正德歸本私懷忿憾以正光三年背梁奔魏
魏朝以其人才庸劣不禮焉尋逃歸梁梁武不之罪封為
臨賀王侯景將濟江知正德有恨密與交通許推為主正
德以船迎之景度攻揚州正表聞正德為侯景所推盤桓
不赴援景尋以正表為南兗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遂於

歐陽立柵斷梁援軍南兗州刺史南康王蕭會理遣兵擊破之正表走還鍾離以武定七年據州內屬封蘭陵郡王尋除侍中太子太保開府儀同三司薨贈司空公謚曰昭烈子廣壽

蕭祗字敬式梁武帝第南平王偉之子也少聰敏美容儀在梁封定襄縣侯位東揚州刺史于時江左承平政寬人慢祗獨莅以嚴切梁武悅之遷北兗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圍建業祗聞臺城失守遂來奔以武定七年至鄴齊文襄令魏收邢邵與相接對歷位太子少傅領平陽王師封清河郡公齊天保初授右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時梁元

帝平侯景後與齊通好文宣欲放祗等還南俄而西魏克
江陵遂留鄴卒贈中書監車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子放字
希逸隨祗至鄴祗卒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慈
烏來集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
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則之未嘗有闕時以
爲至孝之感服闋襲爵武平中待詔文林館放性好文詠
頗善丹青因此在宮中披覽書史及近世詩賦監畫工作
屏風等雜物見知遂被眷待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蕭退梁武帝第司空鄱陽王恢之子也退在梁封湘潭侯
位青州刺史建業陷與從兄祗俱入東魏齊天保中位金

紫光祿大夫卒子慨深沈有體表好學善草隸書南士中稱爲長者歷著作佐郎待詔文林館卒於司徒從事中郎

蕭泰字世怡亦恢之子也在梁封豐城侯位譙州刺史侯景襲而陷之因被執尋逃至江陵梁元帝平侯景以泰爲兼太常卿桂陽內史未至郡屬于謹平江陵遂隨兄脩佐郢州及脩卒即以泰爲刺史湘州刺史王琳襲泰泰以州輸琳時陳武帝執政徵爲侍中不就乃奔齊爲永州刺史保定四年大將軍權景宣略地河南泰遂歸西魏以名犯周文帝諱稱字焉拜開府儀同三司封義與郡公授蔡州刺史政存簡惠深爲吏人所安卒官子寶嗣寶字季珍美

風儀善談笑未弱冠名重一時隋文帝輔政引為丞相府
典籤開皇中至吏部侍郎後坐太子勇事誅時人冤之
蕭撝字智遐梁武帝弟安成王秀之子也性温裕有儀表
在梁封永豐縣侯東魏遣李諧盧元明使梁梁武帝以撝
辭令可觀令兼中書侍郎受幣於賓館歷黃門侍郎累遷
東巴西梓潼二郡守及侯景作亂武陵王紀稱尊號時宗
室在蜀唯撝一人封撝秦郡王紀率衆東下以撝為尚書
令征西大將軍都督益州刺史守成都又令梁州刺史楊
乾運守潼州周文帝知蜀兵寡弱遣大將軍尉遲迥總衆
討之迥入劍閣長驅至成都撝見兵不滿萬人而倉庫空

竭於是率文武於益州城北共刑牲歃血立盟以城歸
魏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歸善縣公周閔帝踐阼進爵
黄臺郡公武成中明帝令諸文儒於麟趾殿校定經史仍
撰世譜撝亦豫焉尋以母老兼有疾疹請在外著書詔許
之保定元年授禮部中大夫又以歸款功別賜食多陵縣
五百戶收其租賦二年出爲上州刺史爲政以禮讓爲本
嘗至元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爭
之撝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慕景行以之
獲罪彌所甘心諸囚荷恩並依限而至吏人稱其惠化秩
滿向還部人李漆等三百餘人上表乞留更兩載詔雖不

許甚嘉美之及撝入朝屬置露門學武帝以撝與唐瑾元偉王褒等四人俱為文學博士撝以母老表請歸養私門帝弗許尋以母憂去職歷少保少傅改封蔡陽郡公卒武帝舉哀於正武殿贈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傅益州刺史謚曰襄撝善草隸書名亞王褒筭數醫方咸亦留意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頗行於世子濟字德成少仁厚頗好屬文為東中郎將從撝入朝周孝閔帝踐阼除中外府記室後至蒲陽郡守

蕭圓肅字明恭梁武帝之孫武陵王紀之子也風度淹雅敏而好學紀稱尊號封宜都王除侍中紀下峽令圓肅副

蕭撝守成都及尉遲迥至與撝俱降授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封安化縣公周明帝初進棘城郡公以歸款勳别賜食思君縣五百户收其租賦後拜咸陽郡守甚有政績尋改授太子少傅作少傅箴太子見而悅之致書勞問改授豐州刺史尋進位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歷司宗中大夫洛州刺史進位大將軍隋開皇初授貝州刺史以母老請歸就養許之卒於家有文集十卷又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廣堪十卷淮海離亂志四卷行於世

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帝第二十子也幼而聰敏年四歲能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七歲居母喪便有成人性梁大

寶元年封樂梁郡王冊楊君屬侯景殺簡文大圜潛遁獲
免景平歸建業時喪亂之後無所依乃寓居善覺佛寺人
有以告王僧辯乃給船餼得往江陵梁元帝見之甚悅賜
以越衫胡帶改封晉熙郡王除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時大
圜兄汝南王大封等猶未通謁元帝性忌刻甚恨望之乃
使大圜召之大圜即日曉諭兩兄相繼出謁元帝乃安之
大圜恐讒愬生乃屏絕人事門客左右不過三兩人不妄
遊狎兄姊閒止牋疏而已恒以讀詩禮書易為事元帝嘗
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詞約指明應荅無滯帝甚歎
美之因曰昔河閒好學爾既有之臨淄好文爾亦兼之然

有東平爲善彌高前載及于謹軍至元帝乃令大封充使
請和大圜副焉其實質也出至軍所信宿元帝降魏恭帝
二年大圜至長安周文帝以客禮待之保定二年大封爲
晉陵縣公大圜始寧縣公尋加大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俄而開麟趾殿招集學士大圜預焉梁武帝集四十卷
簡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後並藏祕閣大圜入麟
趾方得見之乃手寫二集一年並畢識者稱歎之大圜深
信因果心安閑放嘗云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縣
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
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者有優遊之美

朝廷者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群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脩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皋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烟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窻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甽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紝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穫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

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採至賾歌纂纂唱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榷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頸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万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寔所願言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幾何擎跽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宣尼恥之建德四年除滕王逌友逌嘗問大圜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攘羊對

曰言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爲世祖紀章帝爲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爲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而隱之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迫乃大笑後大軍拔晉州或問大圜師遂克不對曰高歡昔以晉州肇其偽迹今本既拔矣能無亡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居數月齊氏果滅聞者以爲知言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卒於西河郡守撰梁舊事三十卷寓記三卷士喪儀注五卷要決兩卷并文集二十卷大封位開府儀同三司陳州刺史

論曰諸司馬以亂亡歸命楚之最可稱乎其餘碌碌未足

論也而以往代遺緒並當盛遇可謂幸矣劉昶猜疑懼禍
蕭夤亡破之餘並潛骸竄影委命上國俱稱曉了盛當位
遇雖有枕戈之志終無鞭墓之成昶諸子狂疎喪其家業
寶夤背恩忘義梟鏡其心蕭贊臨邊脫身晚去讎賊寵祿
頓臻顛狽旋至信吉凶之相倚也梁氏亡季子弟奔亡正
表動不由仁胡顏之甚祇退泰撝圓肅大圜等雖羈旅異
國而終享榮名非素有鎡基懷文抱質亦何能至於此也
方武陵擁衆東下任撝以蕭何之事君臣之道既篤家國
之情亦隆金石不足比其心河水不足明其誓及魏安之
至城下旬日而智力俱竭委金湯而不守舉庸蜀而來王

君乃見機而作誠有之矣守節沒齒則未可焉

列傳第十七　　北史二十九

方洽周益　周之冕　孫粹然　校正

列傳第十八　北史三十

盧玄 玄孫思道 昌衡 元明 潛　盧柔 子愷

盧觀 弟仲宣 從子文偉 叔彪　盧同 子斐 光 兄子景裕 兄子貴 景裕弟辯 [illegible]

盧誕

盧玄字子真范陽涿人也曾祖諶晉司空劉琨從事中郎祖偃父邈並仕慕容氏偃為營丘太守邈為范陽太守皆以儒雅稱神䴥四年太武辟召天下儒儁以玄為首授中書博士遷侍郎本州大中正使馮弘稱臣請附外兄司徒崔浩每與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玄曰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

詎幾人也宜三思浩當時雖無以異之竟於不納浩敗頗亦由此後賜爵固安子散騎常侍使宋宋文帝與之言嘉歎良久曰中郎卿曾祖也還遇疾歸鄉卒贈平東將軍幽州刺史固安侯謚曰宣子度世字子遷幼聰達有計數爲中書學生應選東宮弱冠與從兄遐俱以學行爲時流所重遐特爲崔浩所敬位至尚書光祿大夫范陽子度世後以崔浩事棄官逃於高陽鄭羆家羆匿之使者因羆長子將加捶楚羆誡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子奉父命遂被拷掠乃至火爇其體因以物故卒無所言度世後令弟娶羆妹以報其恩太武臨江宋文使其殿上將軍

黃延年至帝問曰盧度世坐與崔浩親通逃命江表應已至彼延年對曰都下無聞當必不至帝詔東宮赦度世宗族逃亡籍沒者度世乃出拜中書侍郎襲爵興安初兼太常卿立保太后父遼西獻王廟進爵爲侯後除散騎侍郎使宋應對宋侍中柳元景失衷還被禁劾經年乃釋除濟州刺史州接邊境將士數相侵掠度世乃禁勒所統還其俘虜二境以寧後坐事免尋除青州刺史未拜卒謚曰惠四子伯源敏昶尚之初玄有五子唯度世嫡餘皆別生崔浩之難其庶兄弟恒欲害之度世常深忿恨及度世有子每誡絕妾孽以防後患至伯源兄弟婢妾生子雖形貌相

類皆不舉接爲識者所非伯源小名陽烏性温雅寡欲有
祖父風敦尚學業閨門和睦襲侯爵降爲伯累加秘書監
本州大中正時孝文帝將立馮后先問伯源請更簡卜帝
曰以先后之姪朕意已定伯源曰雖奉敕如此然臣心實
有未盡及朝臣集議執意如前馮誕有盛寵深以爲恨伯
源不以介懷及孝文議伐齊伯源表以爲萬乘親戎轉運
難繼詔雖不從而優荅之尋以齊武帝殂停師時涇州羌
叛殘破城邑伯源以步騎六千號三萬徐行而進未經三
旬賊衆逃散降者數萬口唯梟首惡餘悉不問詔兼侍中
初伯源年十四嘗詣長安將還餞送者五十餘人別於渭

比有相者扶風人王達曰諸君皆不如此盧郎雖位不副
實然得聲名甚盛望踰公輔後二十餘年當制命關右願
不相忘此行也相者年過八十詣軍門請見言叙平生未
幾守儀曹尚書及齊雍州刺史曹武請降乃以伯源爲使
持節安南將軍督前鋒諸軍徑赴樊鄧辭以儒生不行軍
事帝不許伯源曰臣恐曹武爲周魴耳陛下宜審之武果
僞降伯源乃進攻赭陽師敗坐免官爵尋遭母憂服闋兼
太尉長史後爲徐州京兆王愉兼長史愉時年少事無巨
細多決於伯源伯源以誠信御物甚得東南人和南徐州
刺史沈陵密謀叛伯源屢有表聞朝廷不納陵果逃叛陵

之餘黨伯源皆撫而赦之唯歸罪於陵由是衆心乃安景
明初卒於秘書監年四十八贈幽州刺史復本爵固安伯
謚曰懿初諶父志法鍾繇書子孫傳業累世有能名至邈
以上兼善草跡伯源習家法代京宮殿多其所題白馬公
崔宏亦善書世傳衛瓘體魏初工書者崔盧二門伯源與
李沖特相友善沖重伯源門風伯源私沖才官故結爲婚
姻往來親密至於伯源荷孝文意遇頗亦由沖伯源有八
子長子道將字祖業應襲父爵而讓第八弟道舒詔不許
道將引清河王國常侍韓子熙讓弟采魚陽男之例詔乃
許之道將涉獵經史風氣謇諤頗有文才爲一家後來之

冠諸父並敬憚之彭城王勰任城王澄皆虛衿相待勰爲中軍大將軍辟行參軍累遷燕郡太守道將下車表樂毅霍原之墓爲之立祠優禮儒生厲勸學業敦課農桑墾田歲倍卒於司徒司馬贈太常卿謚曰獻所爲文筆數十篇子懷祖大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卒子莊少有美名位都水使者卒官懷祖弟懷仁字子友涉學有辭性恬靜蕭然有閑雅致歷太尉記室弘農郡守不之任卜居陳留界所著詩賦銘頌二萬餘言撰中表實錄二十卷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常語衍云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峭立鍾會遇而絕言吾

慮季孟之間去其太甚行以爲然子彥卿有學尚仕隋位
御史撰後魏紀三十卷貞觀中位石門令東宮學士道將
弟道亮字仲業隱居不仕子思道
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辯通侻不羈年十六中山劉松爲人
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事
河間邢子才後復爲文示松松不能甚解乃喟然歎曰學
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閒才學兼著然
不持操行好輕侮人物齊天保中魏史成思道多所非毀
由是前後再被笞辱因而落泊不調後左僕射楊遵彥薦
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兼員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

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唯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為八米盧郎後漏泄省中語出為丞相西閤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録事參軍每居官多被譴辱後以擅用庫錢免歸家嘗於薊北悵然感慨為五言詩見意世以為工後為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為詞意清切為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徧覽諸同作者而深歎美之未幾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昌期等舉兵作亂思道預焉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思道罪當斬

已在死中神舉素聞其名引出令作露布援筆立成文不加點神舉嘉而宥之後除掌教上士隋文帝爲丞相遷武陽太守位下不得志爲孤鴻賦以寄其情其序曰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群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楊令君邢特進以下皆分庭致敬倒屣相接翦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本駑拙性實疎嬾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絆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舛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彌望囂務既屏魚鳥爲鄰有離群之鴻爲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

夕賞翫既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羽儀盛也
揚子曰鴻飛冥冥騫翥高也淮南子云東歸碣石違溽暑
也平子賦南翔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
鵷鸞已降罕見其儔而鍛翮墻陰偶影獨立唼喋粃稗雞
鶩爲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
多緒乃爲之賦聊以自慰云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
詔許之思道恃才地多所陵轢由是官途淪滯既而又著
勞生論指切當世歲餘奉詔郊勞陳使頃之遭母憂未幾
起爲散騎侍郎參內史侍郎事于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
思道上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

則重畜產而賤刑名誠為不可又陳殿庭非杖罰之所朝
臣犯笞罪請以贖論上悉嘉納之是歲卒于京師上甚惜
之遣使弔祭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赤松大業中位河東
縣長道亮弟道裕字寧祖少以學尚知名風儀兼美尚獻
文女樂浪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
子幽州大中正卒於涇州刺史謚曰文道裕弟道虔字慶
祖粗閑經史兼通筭術尚孝文女濟南長公主拜駙馬都
尉公主驕淫聲穢遐邇無疾暴薨時云道虔所害宣武祕
其事不苦窮之後靈太后追主薨事黜道虔令終身不仕
道虔外生李彧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因相藉託永安中除

輔國將軍通直常侍以議曆勳賜爵臨淄伯天平中歷都
官尚書本州大中正幽州刺史加衞大將軍卒官贈尚書
右僕射司空公瀛州刺史謚曰文恭道虔好禮學難齊尚
書令王儉喪服集記七十餘條爲尚書同寮於草屋下設
雞黍之膳談者以爲高昧旦將上省必見其弟然後去奴
在馬上彈琵琶道虔聞之杖奴一百公主二子昌寓昌仁
昌寓不慧昌仁早卒道虔又娶司馬氏有子昌裕後司馬
氏見出更娉元氏甚聰悟常升高座講老子道虔從弟元
明隔紗帷以聽焉元氏生二子昌期昌衡昌衡最知名
昌衡字子均小字龍子沈靖有才識風神澹雅容止可法

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稱英妙昌衡與之俱被推重故幽州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仕魏兼太尉外兵參軍齊受禪歷平恩令右僕射祖孝徵薦爲尚書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子均爲尚書郎自謂無愧幽明始天保中尚書王昕以雅談獲罪諸弟尚守而不墜自茲以後此道浸微昌衡與頓丘李若彭城劉珉河南陸彥師隴西辛德源王循並爲後進風流之士後兼散騎侍郎迎勞周使周武平齊授司玉中士與大宗伯斛斯徵脩禮令隋開皇初拜尚書祠部侍郎文帝嘗大集群下令自陳功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熲目而異之陳

使賀徹周濆相繼來聘朝廷每令昌衡接對之未幾出為徐州摠管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為世表行為士則論之者以為美談常行至浚儀所乘馬為人牛所觸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焉拒而不受性寬厚不校皆此類也轉壽州摠管長史宇文述甚敬之委以州務歲餘遷金州刺史仁壽中奉詔持節為河南道巡省大使及還以奉使稱旨授儀同三司賜物二百段昌衡自以年在縣車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大業初徵為太子左庶子行詣洛陽道卒子寶素寶胤道虔弟道侃字希祖沈雅有學尚位

州主簿卒以弟道約子正達爲後道侃弟道和字叔雍兄弟之中人望最下位冀州中軍府中兵參軍卒子景猷弘農太守景猷子士彥有風槩隋開皇中爲蜀王秀屬以秀所爲不軌辭疾終於家道和弟道約字季恭位司徒屬幽州大中正興和末除衛大將軍兗州刺史在州頗得人和卒贈儀同三司幽州刺史子正通少有令譽位開府諮議卒妻謝氏與正通弟正思淫亂爲御史所劾人士疾之正思弟正山字公順早以文學見知爲符璽郎待詔文林館正思兄弟以齊太后舅氏武平中並得優贈道約弟道舒字幼安襲父爵位中書侍郎卒子熙裕襲熙裕清虛守道

有古人風爲親表所敬伯源弟敏字仲通小字洪崖少有
大量孝文器之納其女爲嬪位儀曹郎早卒贈威遠將軍
范陽太守謚曰靖五子長義僖字遠慶早有學尚識度沈
雅年九歲喪父便有至性少爲僕射李沖所歎美起家秘
書郎累遷冠軍將軍中散大夫以母憂去職幽州刺史王
誦與之交款每與故舊李神儁等書曰盧冠軍在此時復
惠存輙連數日得以諮詢政道其見重若此後拜征虜將
軍太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儁勸其干謁當途
義僖曰既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何得苟求富貴也
孝昌中除散騎常侍時靈太后臨朝黄門侍郎李神軌勢

傾朝野求結婚姻義儔慮其必敗拒而不許王誦謂義儔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五男卿易之也義儔曰所以不從正爲此耳從恐禍大而連逮誦乃握義儔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遂適他族臨婚之夕靈太后遣中常侍服景就家敕停內外惶怖義儔夷然自若普泰中除都官尚書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義儔寬和畏慎不妄交款性清儉不營財利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數万石穀貸人義儔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州閭悅其恩德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怡然甘之卒贈大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孝簡子遜之清靖寡欲位太尉記室參軍義儔四弟

並遠不逮兄也
敏弟昶字叔達小字師顏學涉經史早有時譽太和中兼
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孝文詔昶曰密邇江揚不早當晚
會是朕物卿等欲言便言無相疑難又敕副使王清石曰
卿莫以南人語致疑盧昶若彼先有知識欲見但見須論
即論昶正實寛柔君子無多文才或主客命卿作詩莫以昶
不作便罷也凡使人以和為貴勿相矜夸見於色貌及至
彼遇齊明立孝文南討昶兄伯源為別道將而齊明以朝
廷加兵遂酷遇之昶等本非骨鯁大怖淚汗橫流齊明以
腐米臭魚莝豆供之而謁者張思寧辭氣謇諤遂以壯烈

死於館中昶還孝文責之曰銜命之禮有死無辱雖流放海隅猶宜抱節致殞卿不能長纓羈首已是可恨乃俛眉飲啄自同犬馬有生必死脩短幾何卿若殺身成名貽之竹素何如甘彼芻菽以辱君父縱不能遠慙蘇武寧不近愧思寧遂見罷黜景明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散騎常侍兼尚書時洛陽縣獲白鼠昶奏以爲案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祗上命刻暴百姓怨嗟則白鼠至因陳時政多所勸誡詔書褒美其意轉侍中又兼吏部尚書尋即正仍侍中昶守職而已無所激揚與侍中元暉等更相朋附爲宣武所寵時人鄙之出爲徐州

刺史昶既儒生本少將略又羊祉子燮爲昶司馬專任戎事掩昶耳目將士怨之朐山戍主傅文驥糧樵俱罄以城降梁昶見城降先走退諸軍相尋奔遁遇大寒軍人凍死及落手足者大半自魏經略江右唯中山王英敗於鍾離昶於朐山失利最爲甚焉宣武遣黃門甄琛馳驛鎻昶窮其敗狀詔以免官論自餘將統以下悉聽依赦復任未幾拜太常卿仍除雍州刺史進號鎮西將軍加散騎常侍卒官謚曰穆昶寬和矜恕善於綏懷其在徐州戍兵有疾親自檢恤至蕃兵年滿不歸容充後役終昶一政然後始還人庶稱之

子元聿字仲訓無他才能尚孝文女義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太尉司馬光禄大夫卒贈中書監子士晟儀同開府掾元聿第五弟元明字幼章涉歷群書兼有文義風彩閑潤進退可觀永安初長兼尚書令臨淮王彧欽愛之及彧開府引為兼屬仍領部曲孝武登阼以郎任行禮封城陽縣子遷中書侍郎永熙末居洛東緱山乃作幽居賦焉於時元明友人王由居潁川忽夢由携酒就之言别賦詩為贈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兹一去後市朝不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為亂兵所害尋其亡日乃是發夢之夜

天平中兼吏部郎中副李諧使梁南人稱之還拜尚書右
丞相轉散騎常侍監起居積年在史館了不措意又兼黃
門郎本州大中正元明善自標置不妄交遊飲酒賦詩遇
興忘返性好玄理作史子雜論數十篇諸文別有集錄少
時常從鄉還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識之士見
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佳器
遂留之數日贈帛及馬而別元明凡三娶次妻鄭氏與元
明兄子士啓淫汙元明不能離絕又好以世地自矜時論
以此貶之元明弟元緝字幼緒兇麤好酒曾於婦氏飲宴
小有不平手刃其客位輔國將軍司徒司馬贈驃騎大將

軍吏部尚書幽州刺史謚曰宣昶第尚之字季儒小字羨
夏亦以儒素見重位司徒左長史前將軍濟州刺史光祿
大夫長子文甫字元祐涉歷文史有名譽於時位司空行
參軍文甫第文翼字仲祐少甚輕躁晚頗改節以軍功賜
爵范陽子位太中大夫文翼第文符字叔偉性通率位通
直散騎侍郎子潛潛容貌瓌偉善言談少有成人志尚累
遷大將軍府中兵參軍機事強濟爲文襄所知言其終可
大用王思政見獲於潁川文襄重其才識潛常從容白文
襄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文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便
是更得一王思政天保中除左戶郎中坐譏議魏書與王

松年李庶等俱被禁止會清河王岳救江陵特赦潛爲岳行臺郎還歷中書黄門侍郎爲奴誣告謀反文宣明之以奴付潛潛不之責黄門鄭子默奏潛從清河王岳南討岳令潛説梁將侯瑱大納瑱賂遺還不奏聞文宣杖潛一百仍截其鬚潛顏色不變歷魏尹丞司州别駕江州刺史所在有善政孝昭作相以潛爲楊州道行臺左丞先是梁將王琳擁其主蕭莊歸壽陽朝廷以琳爲揚州刺史敕潛與琳爲南討經略後除行臺尚書儀同三司王琳鋭意圖南潛以爲時事未可由是與琳有隙更相表列武成追琳入鄴除潛楊州刺史領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大樹風

績爲陳人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卿宜深備之文宣初平淮南給復十年年滿後逮天統武平中徵稅頗雜又高元海執政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諸商胡負官責息者宦者陳德信縱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縣徵責又敕送突厥馬數千匹於揚州管內令土豪貴買之錢直始入便出敕括江淮閒馬並送官廐由是百姓騷擾切齒嗟怨潛隨事撫慰兼行權略故得寧靖武平三年徵爲五兵尚書揚州吏人以潛斷酒肉篤信釋氏大設僧會以香花緣道流涕送之潛歎曰正恐不久復來耳至鄴未幾復爲揚州道行臺尚書四年陳將吳明徹來寇領軍封輔相赴

援陳兵及峴輔相不從潛固爭未得憂憤發病卧幕下果敗陳人遂圍壽陽壅芍陂以水灌之詔王長春爲南討都督長春軍次河南多給兵士粮便鳴角欲引而賤糴其米及頓兵更貴糴其米乃之虜景和擁衆十万於淮北不進壽陽城中青黑龍升天城尋陷潛及行臺僕射王貴顯特進巴陵王王琳扶風王可朱渾孝裕武衛將軍奚永樂儀同索景和仁州刺史酈伯偉霍州刺史封子繡泰州刺史高子植行臺左丞李騊駼等督將五十八軍士一萬皆沒焉陳人殺王琳餘皆囚於東冶陳主欲知齊之虛實乃出潛曰囚本屬幽州於河北最小口有五十万落陳者唯與

鄜伯偉二人耳時李騊駼將逃歸并要潛潛曰我此頭面何可誑人吾少時相者云没在吳越地死生已定弟其行也因寄書與弟士邃曰吾夢汝以其月某日得患其月某日漸損皆如其言既而歎曰壽陽陷吾以頸血濺城而死佛教不聽自殺故荏苒偷生今可死矣於是閉氣而絶其家購屍歸葬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兗州刺史無子以弟士邃子元孝嗣潛雅性貞固祖珽常要潛陷仁州刺史劉逖許以高位潛曰如此事吾不爲也行臺慕容恃德常所推重有疾謂其子曰盧尚書教我爲人有如昆弟我死持上騂馬與之其子以他馬從恃德柩出門自停不

可動巫祝以為恃德聲怒曰何不與盧尚書我所騎騂馬
其子遂奉命柩乃行潛以馬價為營福事其為時重如此
士遂字子淹少為崔昂所知昂云此昆季足為後生之俊
但恨其俱不讀書耳位尚書左右丞吏部郎中中山太守
帶定州長史齊亡後卒度世之為濟州也魏初平升城無
鹽房崇吉母傅度世繼外祖母兄之子婦也兗州刺史申
纂妻賈氏崇吉之姑女也皆亡破老病憔悴而度世推計
中表致其供恤每覲見傅氏跪問起居隨時奉送衣被食
物亦存賑賈氏供其服膳青州既陷諸崔墜落多所收贖
及伯源昶等並循父風遠親疎屬敘為尊行長者莫不畢

拜致敬閨門之禮爲世所推謙退簡約不與世競父母亡後同居共財自祖至孫家内百口在洛時有飢年無以首贍然尊卑怡穆豐儉同之親從昆季常旦省諸父出坐别室暮乃入内朝府之外不妄交遊其相勗以禮如此又一門三主當世以爲榮伯源兄弟亡及道將卒後家風衰損子孫多有非法幃薄混穢爲時所鄙庻世從祖弟神寶位中書博士孝文爲弟高陽王雍納其女爲妃初玄從祖兄溥慕容寶之末統攝鄉部屯海濱殺其鄉姻諸祖十餘人稱征北大將軍幽州刺史攻掠郡縣天興中討禽之溥玄孫洪字曾孫太和中位中書博士樂陵陽平二郡太守幽

州中正洪三子長子崇少立美名有識者許之以遠大卒於驃騎府法曹參軍崇子柔

柔字子剛少孤爲叔母所養撫視甚於其子柔盡心溫清亦同巳親親族歎重之性聰敏好學未冠解屬文但口吃不能持論頗使酒誕節爲世所識司徒臨淮王彧見而器之以女妻焉及魏孝武與齊神武有隙詔賀拔勝出牧荆州柔謂因此可著功績遂從勝之荆州以柔爲大行臺郎中掌書記軍之機務柔多預之及勝爲太保以柔爲掾孝武後召勝引兵赴洛勝以問柔柔曰高歡託晉陽之甲意實難知公宜席卷赴都與決勝負存沒以之此忠之上策

也若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接關中帶甲十萬
觀釁而動亦中策也舉三荆之地通款梁國可以庇身功
名去矣策之下者勝輕柔年少笑而不應及孝武西遷東
魏遣侯景襲穰勝敗遂南奔梁柔亦從之勝頻表梁武帝
求歸關中梁武帝覽表嘉其辭彩既知柔所製表因遣舍人
勞問并遺縑錦後與勝俱還行至襄陽齊神武懼勝西入
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及柔懼乃棄船山行贏粮冒險經
數百里時屬秋霖徒侶凍餒者太半至於死大統二年至
長安封容城縣男周文帝引為行臺郎中除從事中郎與
郎中蘇綽掌機密時沙苑之役大軍屢捷汝潁之間多舉

義來附書翰往反日百餘牒柔隨機報荅皆合事宜進爵
爲子累遷中書侍郎兼著作撰起居注後爲黃門侍郎周
文知其貧解衣賜之後遷中書監周孝閔帝踐阼拜小內
史大夫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卒於位所作詩頌碑銘檄表
啓行於世者數十篇子愷嗣
愷字長仁性孝友神情穎悟涉獵經史有當世幹能頗解
屬文周齊王憲引爲記室從憲伐齊說齊栢社鎮下之遷
小吏部大夫時涂工王神歡者以賂自進冢宰宇文護擢
爲計部下大夫愷諫曰古者登高能賦可爲大夫求賢審
官理須詳愼今神歡出自涂工更無殊異徒以家富自通

遂與搢紳並列實恐鵜翼之刺聞之外境護竟寢其事轉
內史下大夫武帝在雲陽宮敕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
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爲美談向奉明敕欲以老
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轉禮部大夫爲聘陳使
副先是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爲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
屈建德四年李穆攻拔軹關栢崖二鎮命愷作露布帝讀
大悅曰盧愷文章大進荀景倩故是令君之子大象元年
拜東都吏部大夫隋開皇初加上儀同三司除尚書吏部
侍郎進爵爲侯仍攝尚書左丞每有數奏侃然正色雖逢
喜怒不改其常帝加散騎常侍八年上親考百寮以愷爲上

固讓不敢受文帝曰當仁不讓何愧之有皆在朕心無勞飾讓歲餘拜禮部尚書攝吏部尚書事會國子博士何妥與右僕射蘇威不平奏威陰事愷坐與相連憲司奏愷曰房恭懿者尉遲逈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曲相薦達累轉海州刺史吏部預選者甚多愷不即授官皆注色而遣威之從父弟徹肅二人竝以鄉正徵詣吏部徹文狀後至而先任用肅左足攣蹇才用無筭愷以威故授朝請郎愷之朋黨事甚明白上大怒曰愷敢將天官以為私惠愷免冠頓首曰皇太子將以通事舍人蘇夔為舍人夔威之子臣以夔未當遷固啓而止臣若與威有私豈當如此上曰

威子朝廷共知鄉乃固執以徼身幸至所不知便行朋附姦臣之行也於是除名卒於家自周氏以降選舉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陸彦師等甄別士流故涉黨固之譜遂及於此崇弟仲義字小黑知名於世位員外散騎侍郎幽州刺史崇兄弟官雖不達婚姻常與玄家齊等洪弟光宗位尚書郎光宗子觀

觀字伯舉少好學有儁才舉秀才射策甲科除太學博士著作佐郎與太常少卿李神儁光祿大夫王誦等在尚書上省撰定朝儀遷尚書儀曹郎中孝昌元年卒

觀弟仲宣小名金才學優洽乃踰於觀但文體頗細兄弟

俱以文章顯論者美之位太尉屬魏孝莊帝初遇害河陰
乃兄覯竝無子文集莫爲撰次罕有存者仲宣弟叔彪
叔彪少機悟豪率輕俠好奇策慕諸葛亮之爲人爲賀拔
勝荆州開府長史勝不用其計棄城奔梁叔彪歸本縣築
室臨陂優遊自適齊文襄降辟書辭疾不到天保初復徵
不得已布裙露車至鄴楊愔往候之以爲司徒諮議辭疾
不受孝昭即位召爲中庶子問以世事叔彪勸討關西畫
地陳兵勢請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
粮實之帝深納之又願自居平陽成此謀略帝命元文遥
與叔彪參謀撰平西策一卷未幾帝崩事寢武成即位拜

儀同三司判都官尚書出為金州刺史遷太子詹事叔彪
在鄉時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
任還其價而不計歲歲常得倍餘既在朝通貴自以年老
兒子又多遂營一大屋曰歌於斯哭於斯魏收常來詣之
訪以洛京舊事不待食而起云難為子費叔彪留之良久
食至但有粟飧葵菜木椀盛之片脯而已所將僕從亦盡
設食一與此同齊滅歸范陽遭亂城陷與族弟士遂皆以
寒餒斃周將宇文神舉以二人有名德收而葬之洪從弟
附伯附伯弟侍伯並有學識附伯位滄州平東府長史侍
伯南岐州刺史侍伯從弟文偉

文偉字休族父敞位議郎後以文偉勲贈幽州刺史文偉
少孤有志尚頗涉經史州辟主簿年三十八始舉秀才除
本州平北府長流參軍説刺史裴儁案舊迹脩督亢陂溉
田万餘頃人頼其利儁脩立之功多以委之文偉既善於
營理兼展私力家素貧儉因此致富及北方將亂文偉積
稻穀於范陽城時經荒儉多所振贍彌爲鄉里所歸及韓
樓據薊城文偉率鄉閭守范陽樓平以功封大夏縣男除
范陽太守莊帝崩文偉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同謀起義靈
助克瀛州留文偉行州事自率兵赴定州爲介朱榮將侯
深所敗文偉走還本郡仍與高乾兄弟相影響屬神武至

信都文偉遣子懷道奉啓陳謝中興初除安州刺史不之
官尋轉幽州刺史安州刺史盧胄亦從靈助舉兵靈助敗
因據幽州降尒朱兆兆仍以爲刺史據城不下文偉不得
入後除青州刺史文偉輕財愛客善於撫接好爲小惠是
以所在頗得人情經紀生資常若不足致財積聚承候寵
要餉遺不絶卒贈司徒公尚書右僕射謚曰孝威子恭道
性溫良頗有文學位范陽郡太守有德惠先文偉卒贈度
支尚書謚曰定子詢祖襲祖爵大夏男有術學文辭華美
爲後生之俊舉秀才至鄴趙郡李祖勳嘗宴諸文士齊文
宣使小黃門敕祖勳母曰蠕蠕既破何無賀表使者待之

諸賓皆為表詢祖俄頃便成其詞云昔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重其工後朝廷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東止車門外為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詢祖初襲爵有宿德朝士謂曰大夏初成詢祖應聲曰且得燕雀相賀天保末為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內懷鬱快遂毀容服如賤役者以見楊愔愔曰故舊皆有所縻唯大夏未加處分詢祖厲聲曰是誰之咎既至役所作築長城賦以寄其意其略曰板則紫柏杵則木瓜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岡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閤於荊棘邢邵常戲曰卿小年

才學當世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惕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復差以自安邵甚重其敏贍既有口辯好臧否人物衆共嫉之言其淫於從妹宗人思道謂曰大夏何為招四海議詢祖曰骨肉還相殘何況執玉帛者萬國與思道俱為北州人後魏收揭舉思道而以詢祖為不及詢祖謂人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沖天者翦其翅翮既諸謗毀日至素論皆薄其為人長廣太守邢子廣曰詢祖有規檢禰衡思道無冰稜文舉後頗折節歷太子舍人司徒記室卒有文集十卷皆遺逸恭道弟懷道性輕率好酒頗有慕尚既家預義舉神武親待之

卒於烏蘇鎮城都督懷道弟宗道性麤率動作狂俠位南營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賓遊滿座中書舍人馬士達目其彈箜篌女妓云手甚纖素宗道即以遺之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其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將赴營州於督亢城坡大集鄉人殺牛聚會有一舊門人醉言疎失宗道令沈之於水後坐酷濫除名玄族子輔字顯光本州別駕

子同

同字叔倫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善於處世太和中起家北海王詳國常侍熙平初累遷尚書左丞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徵百姓歲調皆長七八十尺以邀憂公之譽部內患之

同於歲祿官給長絹同乃舉案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
康生罪兼褒同在公之績明帝世朝政稍稀人多竊冒軍
功同閱吏部勳書因加檢覈得竊階者三百餘人乃表言
竊見吏部勳簿多皆改換乃校中兵奏案並復乖舛愚謂
罪雖恩免猶須刊定請遣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人
揔集吏部中兵二局勳簿對句奏案若名級相應者即於
黃素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本曹尚書以朱印印之明
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與奏案對掌進則防揩洗之
僞退則無改易之理從前以來勳書上省唯列姓名不載
本屬致令竊濫之徒輕爲苟且今請征職白身具列本州

郡縣三長之所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官名曹別錄曆皆仰本軍印記其上然後印縫各上所司統將都督並皆印記然後列上行臺行臺閱太尉太尉檢練精實乃始閱刺省重究括然後奏申奏出之日黃素朱印閱付吏部頃來非但偷階冒名改換勳簿而已或一階再取或易名受級凡如此者其人不少良由吏部無法防塞失方何者吏部加階之後簿不注記緣此之故易生僥倖自今敘階之後名簿具注加補日月尚書印記然後付曹郎中別作抄目還代相付此制一行差止姦罔詔從之同又奏曰臣伏思黃素勳簿政可麤止姦偽然在軍虛詐猶未可盡請自今在

軍閥簿之日行臺軍司監軍都督各明立文案處處記之
斬首成一階以上即令給券其券一紙之上當中大書起
行臺統軍位號勳人甲乙斬三賊及被傷成階以上亦具
書於券各盡一行當行豎裂其券前後皆起年號日月破
某處陣某官某勳印記爲驗一支付勳人一支行臺記至
京即送門下別函守録又自遷都以來戎車屢捷所以征
勳轉多敘不可盡者良由歲久生姦積年長僞巧吏階緣
偷增遂甚請自今爲始諸有勳簿已經奏賞者即廣下遠
近云某處勳判成令知聞立格酬敘以三年爲斷其職人
及出身限内悉令銓除實官及外號隨才加授庶使酬勤

速申立効者勘事不經久僥倖易息或遺窮難州無中正
者不在此限又勳簿之法征還之日即應申送然頃來行
臺督將至京始造或一年二歲方上勳書姦偽之原實自
由此於今以後軍還之日便通勳簿不聽隔月詔復依行
元乂之廢靈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敗之
乂以同爲持節兼黃門侍郎慰勞使乃就州刑熙還授正
黃門同善事在位爲乂所親戮熙之日深窮黨與以希乂
旨論者非之同兄琇少多大言常云公侯可致至此始爲
都水使者同啓求回身二階以加琇琇遂除安州刺史論
者稱之營州城人就德興謀反除同度支尚書持節使營

州尉勞聽以便宜從事同乃遣賊家口三十人并免家奴為良齎書喻之德興乃降安輯其人而還德興復反詔同為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慰勞之同慮德興難信勒衆而往為德興所擊大敗而還靈太后反政以同乂黨除名莊帝踐祚詔復本秩除都官尚書復兼七兵以前慰勞德興功封章武縣伯正除七兵轉殿中尚書普泰初除侍中進號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同時父病牽強啓乞儀同初同之為黄門也與節閔帝俱在門下同異其為人素相款託帝以恩舊許之除儀同三司永熙初薨贈尚書右僕射四子長子斐嗣

斐字子章性殘忍以彊斷知名齊文襄引爲大將軍府刑獄參軍謂云狂簡斐然成章非嘉名字也天保中稍遷尚書左丞別典京畿詔獄酷濫非人情所爲無問事之大小拷掠過度於大棒車輻下死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於冰雪之上或盛夏酷熱暴之日下枉陷人致死者前後百數人伺察官人罪失動即奏聞朝士見之莫不重跡屏氣皆目之爲校事斐揚揚得志言必自矜後以謗史事與李庶俱病鞭杖死獄中斐弟鎬青州中從事同兄靜好學有風度飲酒至數斗不亂終於太常丞大統初贈太僕卿平州刺史靜子景裕

景裕字仲孺小字白頭少敏專經爲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山不營世事居無二業唯在注解其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節閔初除國子博士參議正聲其見親遇待以不臣之禮永熙初以例解天平中還鄉里與邢子才魏季景魏收邢昕等同徵赴鄴景裕寓託僧寺講聽不已未幾歸本郡河閒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逼其同反以應西魏齊神武命都督賀拔仁討平之聞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既而舍之使教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鼎食景裕風儀言行雅

見嗟賞先是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其毛詩春秋左氏未訖齊文襄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儁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誦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初元顥入洛以為中書郎普泰中復除國子博士進退其間未曾有得失之色性清靜淡於榮利弊衣麤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興和中補齊王開府屬卒於晉陽神武悼惜之景裕雖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於世又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悕每譯諸經論輙託景裕為之序景裕之敗也

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鏁自脫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
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謂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
赦之此經遂行號曰高王觀世音景裕弟辯
辯字景宣少好學博通經籍正光初舉秀才爲太學博士
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爲當時碩儒謂
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汝注大戴庶纂前脩矣節閔帝立
除中書舍人屬齊神武起兵信都既破尒朱氏遂鼓行指
洛節閔遣辯持節勞之於鄴神武令辯見其所奉中興主
辯抗節不從神武怒曰我舉大義誅羣醜車駕在此誰遣
尒來辯抗言酬荅守節不撓神武異之捨而不逼孝武即

位以辯爲廣平王賛師永熙二年平等浮屠成孝武會万僧於寺石佛低舉其頭終日乃止帝禮拜之辯曰石立社移自古有此陛下何怪及帝入關事起倉卒辯不及至家單馬而從或問辯曰得辭家不辯曰門外之道以義斷恩復何辭也孝武至長安封范陽縣公歷位給事黄門侍郎領著作加本州大中正周文帝以辯有儒術甚禮之朝廷大議常召顧問遷太子少保領國子祭酒趙青雀之亂魏太子出居渭北辯時隨從亦不告家人其執志敢決皆此類也尋除太常卿太子少傅轉少師魏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束脩之禮受業於辯進爵范陽郡公自孝武西遷朝儀

渥墜于時朝廷憲章乘輿法服金石律呂晷刻渾儀皆令
辯因時制宜皆合軌度多依古禮性彊記默識能斷大事
凡所創制處之不疑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累遷
尚書令及建六官爲師氏中大夫明帝即位遷小宗伯進
位大將軍帝嘗與諸公幸其第儒者榮之出爲宜州刺史
以患不之部卒謚曰獻配食文帝廟庭子慎嗣位復州刺
史慎弟詮性蹻捷善騎射位儀同三司隋開皇初以辯前
代名德追封沈國公初周文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
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革漢魏之
法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六卿之外置太師太傅太保

各一人是曰三孤時未建東宮其太子官員改創未畢尋又改典命爲大司禮置中大夫自茲厥後世有損益武成元年增御正四人位上大夫保定四年改宗伯爲納言禮部爲司宗大司禮爲禮部大司樂爲樂部五年左右武伯各置大夫一人以建德元年改置宿衛官員二年省六府諸司中大夫以下官府置四司以下大夫爲官之長士貳之是歲又增改東宮官員三年初置太子諫議大夫員四人文學十人皇第皇子友員各二人學士六人四年又改置宿衛官員其司武司衛之類皆後所增改太子正宮尹之屬亦後所創置而典章散滅弗可復知宣帝嗣位事不

師古官員班品隨情變革至如初置四輔官及六府諸司復置中大夫并御正内史增置上大夫等則今載於外史餘則朝出夕改莫能詳録于時雖行周禮内外衆職又兼用秦漢等官今略舉其名號及命數附之於左其紀傳内更有餘官而於此不載者亦史之闕文也柱國大将軍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上将軍也正九命驃騎大将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為開府儀同大将軍仍增上開府儀同大将軍車騎大将軍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為儀同大将軍仍增上儀同大将軍雍州牧九命驃騎大将軍右光禄大夫車騎将軍左光禄大夫户三万以上州刺史正

八命征東征南征西征北等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中軍鎮軍撫軍等將軍左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戶二萬以上州刺史京兆尹八命平東平西平南平北等將軍右銀青光祿大夫前右左後等將軍左銀青光祿大夫帥都督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一万以上州刺史正七命冠軍將軍太中大夫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都督戶五千以上州刺史戶一萬五千以上郡守七命鎮遠將軍諫議大夫建忠將軍誠議大夫別將開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不滿五千以下州刺史戶一万以上郡守正六命中堅將軍右中郎將寧朔將軍左中郎將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司馬

司録戶五千以上郡守大呼藥六命寧遠將軍右員外常侍揚烈將軍左員外常侍統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録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屬戶一千以上郡守長安萬年縣令正五命伏波將軍奉車都尉輕車將軍奉騎都尉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録開府府中郎掾屬戶不滿一千以下郡守戶七千以上縣令正八命州呼藥七命宣威將軍武賁給事明威將軍冗從給事儀同府中郎掾屬柱國大將軍府列曹參軍四平前右左後將軍府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録正八命州別駕戶四千以上縣令八命州呼藥正四命襄威將軍給事中

厲威將軍奉朝請軍主開府列曹參軍冠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七命州別駕正八命州中從事七命郡丞户二千以上縣令正七命州呼藥四命威烈將軍右員外侍郎討寇將軍左員外侍郎幢主儀同府正八命州列曹參軍柱國大將軍府參軍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將軍府長史司馬正六命州別駕正七命州中從事正六命郡丞户五百以上縣令七命州呼藥正三命蕩寇將軍武騎常侍蕩難將軍武騎侍郎開府參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列曹參軍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長史正六命州中從事六命郡丞户不滿五百以下縣令戍主

正六命州呼藥三命殄寇將軍強弩司馬殄難將軍積弩
司馬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列曹參軍正五命郡
丞正二命掃寇將軍武騎司馬掃難將軍武威司馬四平
前右左後將軍府七命州列曹參軍五命郡丞戍副二命
曠野將軍殿中司馬橫野將軍員外司馬冠軍輔國將軍
府正六命州列曹參軍正一命武威將軍淮海都尉武牙
將軍山林都尉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寧遠揚烈伏波輕車
將軍府列曹參軍一命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
授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其開府
又加驃騎大將軍侍中其儀同又加車騎大將軍散騎常

侍其援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為常大象元年詔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辯所制定之後又有改革今粗附之云辯弟光

光字景仁性溫謹博覽羣書精於三禮善陰陽解鍾律又好玄言孝昌初釋褐司空府參軍事及魏孝武西遷光於山東立義遙授晉州刺史大統六年携家西入除丞相府記室參軍賜爵汜陽縣伯俄拜行臺郎中專掌書記改封安息縣伯歷位京兆郡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匠師中大夫進爵燕郡公虞州刺史行陝州總管府長史卒官周武帝少嘗受業於光故贈賻有加恒典贈少傅謚曰簡光性

崇佛道至誠信敬常從周文狩於檀臺山時獵圍既合帝遙指山上謂羣公曰公等有所見不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帝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淨圖掘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帝稱歎因立寺焉及爲京兆而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後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升聽事登牀南首而立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注道德經章句行於世子賁

賁字子徵略涉書記頗解鍾律在周襲爵燕郡公歷位魯陽太守太子少宫尹儀同三司司武上士時隋文帝爲大

司馬賁知帝非常人深自推結宣帝嗣位加開府及文帝被顧託羣情未一引賁置左右帝將之東第百官皆不知所去帝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而謂曰欲富貴者當相隨來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內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却既而帝得入賁恒典宿衛承閒進說以應天順人之事帝從之及受禪命賁清宮因典宿衛賁乃奏改周旗幟更為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玄武千秋万歲之旗皆賁所創也尋拜散騎常侍兼太子左庶子左領軍將軍及高熲蘇威共掌朝政賁甚不平時柱國劉昉被踈忌賁諷昉及上

柱國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謀黜熲威五人相與輔政又以晉王上之愛子謀行廢立復私謂皇太子曰賁將數謁殿下恐爲上譴願察區區之心謀泄昉等委罪於賓賁公卿奏二人坐當死帝以龍潛之舊不忍加誅並除名賓未幾卒歲餘賁復爵位檢校太常卿以古樂宮縣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議無定準乃上表曰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鶉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興加應鍾故十六枚而在一簴鄭玄注周禮二八十六爲簴此則七八之義其來遠矣然世有沿革用捨不同至周武帝復改縣七以林鍾爲宮夫樂者政之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

樂是以吳札觀而辯興亡然則樂也者所以動天地感鬼
神情發於聲安危斯應周武以林鍾爲宮蓋將亡之徵也
且林鍾之管即黄鍾下生之義黄鍾君也而生於臣明於
皇朝九五之應又陰者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家登極之
祥斯實冥數相符非關人事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
相襲禮此蓋隨時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帝竟從之改七
縣八黄鍾爲宮詔賁與儀同楊慶和刊定周齊音律未幾
歷郢號懷三州刺史在懷州決沁水東注名曰利人渠又
派入温縣名曰温潤渠以溉舄鹵人賴其利後爲齊州刺
史糶官米而自糴坐除名後從幸洛陽帝從容謂曰我始

爲大司馬及揔百揆頻繁左右與卿足爲恩舊卿若無過位與高頍齊坐與其凶人交構由是廢黜言念疇昔之恩復處牧伯之位何乃不思報效以至於此吾不忍殺卿是屈法申私耳賁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又自叙功績有怨言帝大怒謂羣臣曰吾將與賁一州觀此不可復用後皇太子爲其言曰此輩並有佐命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棄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及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趙王輔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爲政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逆於前

譯為巫蠱於後妒賈之例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致之則怨自難信也非我棄之衆人見此或有竊議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蘇威進曰漢光武欲全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請至尊仁育復用此道以安之上曰然遂廢卒於家

勇字季禮景裕從弟也父璧魏下邳太守勇初與景裕俱在學其叔同曰白頭必以文通季禮當以武達興吾門者二子也幽州反者僕骨邪以勇為本郡范陽王時年十八後葛榮又以勇為燕王齊神武起兵盧文偉召之不應尒朱氏滅乃赴晉陽神武署丞相主簿屬山西霜儉運山東租輸皆令實載違者罪之令勇典其事鄉郡公主虛僦千

餘車勇劾之公主訴於神武而勇守法不虧神武謂郭秀曰盧勇懍懍有不可犯色真公人也方當委之大事豈止納租而已後行洛州事元象初官軍圍廣州未拔行臺侯景聞西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勇請進觀形勢於是率百騎各攏一馬至大騩山知西魏將李景和將至勇乃多置幡旗於樹頭分騎為數十隊鳴角直前禽西魏儀同程華斬儀同王征蠻而還再遷揚州刺史鎮宜陽叛人韓木蘭陳忻等常為邊患勇大破之啓求入朝神武賜勇書曰吾委卿揚州安枕高臥無西南之慮矣表啓宜停當使漢兒之中無在卿前者卒年三十二勇有馬五百匹私造甲

付遺啓盡獻之贈司空冀州刺史謚武貞
誕本名恭祖曾祖晏博學善隷書有名於世仕慕容氏位
給事黃門侍郎營丘成周二郡守祖壽太子洗馬慕容氏
滅入魏爲魯郡守父叔仁年十八州辟主簿舉秀才除員
外郎以親老乃辭歸就養父母既沒哀毁六年躬營墳壠
遂有終焉之志景明中被徵入洛授武賁中郎將非其好
也尋除鎮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並稱疾不朝乃出爲幽
州司馬又辭歸鄉里當時咸稱其高尚焉誕於度世爲族
弟幼而通亮博學有詞彩郡辟功曹州舉秀才不行起家
侍御史累遷輔國大將軍太中大夫幽州別駕北豫州都

督府長史時刺史高仲密以州歸西魏遣大將軍李遠率軍赴援誕與文武二千餘人奉候大軍以功授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固安縣伯尋加散騎侍郎拜給事黃門侍郎魏帝詔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爲師於是親幸晉王第敕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因賜名曰誕加征東將軍散騎常侍周文帝又以誕儒宗學府爲當世所推乃拜國子祭酒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恭帝二年除秘書監後以疾卒

論曰盧玄緒業著聞首應旌命子孫繼迹爲世盛門其文武功烈殆無足紀而見重於時聲高冠帶蓋德業儒素有

過人者伯源兄弟亦有二方之風流雅道家聲諸子不逮
思道一代俊偉而宦途寥落雖曰窮通抑亦不護細行之
所致乎潛及昌衡雅素之紀家風克嗣堂構無虧子剛使
酒誕節蓋亦明珠之纇長仁諫說可重一簣而傾惜矣伯
舉仲宣文雅俱劭叔彪志尚宏遠任俠好謀文偉望重地
華早有志尚間關夷險之際終遇英雄之主雖禮秩未弘
亦爲佐命之一也詢祖辭情艷發早著聲名負其才地肆
情矜矯位遇未聞弱年夭逝若得終介眉壽通塞未可量
焉叔倫質器洪厚卷舒兼濟子章殘忍爲志咎之徒也景
裕兄弟雅業可宗雖擇木異邦而立名俱劭辯損益成務

其殆優乎勇雖文武異趣各其美也貢二三其德雖取悅於報已而移之在我亦安能其罵人見遺末路尚何足怪誕不殞儒業亦足稱云

列傳第十八　　北史三十

方洽周益　周　之晃　孫　粹然　校正

